



北新文選

上海北新書局刊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復

她在竈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剝剝的響，

竈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含着個十年的烟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着鋤頭；

一個小農家的暮

(第五六號)

便坐在稻牀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亮月。

孩子們在場上看著月，

還數著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他們數，

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註) (一)「地上……月不亮」江陰諺語。

一個小農家的暮

(第五六號)

三

稻棚

劉復

涼爽的簾，

鬆軟的草，

鋪成張小小的牀；

棚角裏碎碎屑屑的，

透進些銀白的月光。

一片唧唧的秋蟲聲，

一片甜蜜蜜的新稻香。

這美妙的浪，

把我的稚夢托着翻着，

直翻到天上的天上。

回來停在草葉上，

看那晶晶的露珠，

何等其輕！

何等的亮！

縫衣曲 (英國虎特著)

劉半儂譯

哀女工之劬勞而得值微也

(一)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此救飢腹。窮愁難自聊，姑唱「縫衣曲！」

(二) 「縫衣復縫衣，朝自雞鳴起。縫衣復縫衣，破屋星光裏。我聞突厥蠻，兇悍無人理。豈我所縫衣，竟裏耶穌體！」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徒自慟。縫衣復縫衣，遑恤雙眼痛。旣紉袖上邊，復合襟頭縫。倦極或停針，猶作縫衣夢！」

(四) 「人亦有姊妹，更有母與妻。乃取生人命，當作身上衣。百我針線力，無補寒與飢。直如自縫襲，庸裏貧女屍。」

(五) 「胡爲遽言死？死去實足畏。支離數根骨，身與死魔類。問何以致

之？飲食難充胃。血肉信當廉，麵包信當貴。」

(六)「縫衣無已時，得值能有幾！衣食不周全，破屋聊蔽體。結草以爲牀，椅案多窳^㊸。多謝牆上影，終身一知己。」

(七)「縫衣復縫衣，此曲已疲睥^㊹。縫衣復縫衣，獄犯有時縱。旣初袖上邊，復合襟頭縫。手腦多麻木，念此我心痛。」

(八)「縫衣復縫衣，冬日晝如晦。縫衣復縫衣，春色何娟媚。雙燕將育雛，簷下時褰背。呢喃如責我，枉在春光內。」

(九)「出觀蓮香花^㊺，聊以娛我意。上有蔚藍天，下有碧草地。明知歡不常，姑抑傷心淚。拋却酸與辛，莫提饕餮^㊻事！」

(十)「歡娛誠不常，片刻亦欣戀。希望與愛情，此生恐難見。獨念憂患多，小哭聊自唁^㊼。又恐淚珠兒，濕却針與線。」

(十一)「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以救飢腹。甯望富貴人，聽此『縫衣曲』！」

(註)

(一)突厥 種族名，其中別族之入小亞細亞者，於明景泰間，滅東羅馬，統有西亞，東歐北非三洲，即今之土耳其也。

(二)級 綴之也。

(三)窳 音愈，器不堅緻也。

(四)圯 音鄙，毀也。

(五)哢 音弄，廣韻：「鳥吟。」

(六)蓮香花 譯者原註：「第九首 Cowslip 與 Primrose 係同類之花，日人譯之爲蓮香花，中國尙無譯名，今借用之。」

(七)糝殮 熟食也，朝曰糝，音莛；夕曰殮，音孫。

(八)啗 音彥，帛生者曰啗。

(九)又恐淚珠兒濕却針與線 譯者原註：「第十首之 *briny* 含有鹽分也。余初譯其句爲：

縫衣曲 (第七三號)

三

「又恐淚中鹽，損我針與線，」雖與原意甚合，以其過於呆滯，改作今譯。」

洗衣歌

聞一多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臭，血是那樣腥，
髒了的東西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他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你們說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咸？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要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艦。
我也說這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幹？你們肯幹？
年去年來一點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最後一課

(法國都德原著)

胡適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

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怒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

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沉沉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三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痴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正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抬起來。只聽先生

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

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櫃子櫃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Be Bi Bo Bu 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 (注) (一) 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 公元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兩國戰爭。普軍打敗了法軍，進陷巴黎。一八七一年九月，兩國訂立條約，法國割阿色司 (Alsace) 娜懸 (Lorraine) 兩州，償金五十億法朗 (Franc) 給普國，戰事纔終止。此篇所寫，正在割地之後，所以有普國兵士在那裏操演。

文學的方法^①

胡適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一) 集收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②，一種是妓女^③，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 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醜醜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够採用。

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魚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

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觀察的、所經驗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二) 結構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 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 布局 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

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①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

——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三)描寫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甲)寫人

(乙)寫境

(丙)寫事

(丁) 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選自胡適文存卷一)

(註) (一) 文學的方法 此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之一部分，作於公元一九一八年四月。全文見胡適文存卷一。

文存卷一。

(二) 官場 指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等。

文學的方法 (第七七號)

五

北新活葉本文選

六

(三) 妓女 指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

(四) 上山二句 全詩見論短篇小說(胡適)所引，(亦選入活葉文選)並附註釋。

論短篇小說

胡適

一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爛調小說，居然都稱爲「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 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爲「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①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②」。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

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歷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 Daudet 和 Maupassant 兩個人爲例。Daude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 (*La dernière classe*) ① 全篇用法國割給普魯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

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

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⑤寫的是法皇拿破崙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崙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着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Deux amis）^⑥，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却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還有許多篇，如「Mille. Fiti」^⑦之類，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着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⑧，……都可使人因此

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 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子湯問篇：

太形 王屋 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

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

之孀妻，有遺男，始龀^㉑，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㉒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㉓朔^㉔陳，一厓雍^㉕南。自此，隴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兩山的歷史。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會話，寫細事小物，即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看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ABC。

第二例見於莊子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

「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感」，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聖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石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寫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却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看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2)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筇屐，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却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章，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爲「經濟」。

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探麝蕪更爲神妙。那詩道：

上山探麝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人工織縑^①，故人工織素^②。織縑日一匹^③，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着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却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

「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探麝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的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

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儘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爲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

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却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渺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金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金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爲什麼呢？因爲「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纔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却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楊素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事國，另去

海外開闢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般愚人快意，却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却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爲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熱鬧動人，令人急煞，却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尚寺，……等事，處處熱鬧煞，却終不違歷史的事實。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和「非歷史的」人物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

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菴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

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濟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濟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爲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爲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

處。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鑑。名爲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梁、胡四相公、青梅、促

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 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衝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try) 像 Homer，Milton，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 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

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係。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

（註）（一）宋玉 戰國時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

北新活業本文選

一八

(二) 增之一分四句 見登徒子好色賦。

(三) Daudet 和 Maupassant Daudet 漢譯爲都德 (1840—1895) 、Maupassant 漢譯爲莫泊桑；均法國短篇小說家。

(四) 最後一課 有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併選入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一冊。(北新版)

(五) 柏林之圍 亦有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

(六) 二漁夫 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

(七) Mlle. Fifi 有李青崖譯二小姐譯文，收入莫泊桑全集之二 二噲噲小姐集。(北新版)

(八) 或寫法國內地……怪狀 指莫泊桑改變的一幕，有李青崖譯文。

(九) 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 莊子乃莊周所作；列子，列禦寇作；韓非子，韓非作；呂覽，呂不韋作。

(十) 太行 當作太行，連河南、山西、直隸。

(十一) 王屋 在山西陽城縣西南。南跨河南濟源縣，西跨垣曲縣界。

(十二) 仞 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十三) 獻疑 猶致難也。

(十四) 魁父 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

(十五) 隱土 淮南子曰：「東北得洲曰隱土。」

(十六) 舂 音本，盛土器，以草索爲之。

(十七) 齧 音觀，毀齒也。自乳齒變爲永久齒，謂之齧。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齧；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齧。」

(十八) 操蛇之神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十九) 夸娥氏 傳記所未聞，蓋古之有神力者也。

(二十) 厝 音措，置也。

(二一) 惠子 卽惠施，戰國時人，莊子之友。司馬彪注謂爲梁相。

(二二) 郢人 漢書音義作獲人，澁音銳。「獲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

袖不污，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

(二三) 神仙傳 晉葛宏撰，所錄八十四人，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列仙傳所未載。

(二四) 搜神記 題陶潛撰，記靈異變化之事。或謂陶潛曠達，未必拳拳於鬼神，蓋係偽託。

(二五) 世說 宋臨川王劉義慶有世說八卷，梁劉孝標註之爲十卷，見隋志，今存者三卷爲世說新語。

(二六) 金城 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

(二七) 左思 字太冲，晉臨緡人。

(二八) 剡 卽今浙江嵊縣。

(二九) 桃花源記 此篇已收入活葉文選。

(三十) 緣 卽精也。

(三一) 素 謂絹之精白者。

(三二) 匹 長四丈爲匹。

(三三) 石壕吏 此篇已收入活葉文選。

(三四) 苛政猛於虎 出典見活葉文選禮記苛政猛於虎。

(三五) 虬髯客傳 收入活葉文選。據顧氏文房小說與太平廣記均稱爲杜光庭所作。

(三六) 褐 謂半袖單衣，加於裘之上者。

(三七) 宣和遺事和五代史評話 最易得者爲商務黎烈文標點本。

(三八) 儒林外史 清吳敬梓作。

(三九) 品花寶鑑 清陳森書作。

(四〇) Homer 荷馬，相傳伊利亞特 (Iliad) 與奧德賽 (Odyssey) 爲其所作。

(四一) Milton 米爾頓 (1608—1674) 英國詩人，失樂園 (Paradise Lost) 與得樂園 (Paradise Regained) 爲其長篇傑作。

(四二) Dante 但丁 (1265—1321) 意大利詩人，神曲 (Divina Commedia) 爲其長篇傑作。

(四三)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國戲劇家。

(四四) Tolstoy 托爾斯泰 (1817—1876) 俄國大文學家。

(四五) 斯賓塞 Spencer (1820—1903) 英國哲學家。

論 短篇小說 (第七八號)

二二

六友

吉百齡

予有好友六，予之所知，皆若輩賜也。

六好友之名：何物，何故，何時，何如，何地，何人是已。

I keep six honest sewing-men

(They taught me all I knew):-

Their names are what and why and when;

And How and where and who.

—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

社會的不朽論

胡適

社會的生命，無論是看縱剖面，是看橫截面，都像一種有機的組織。從縱剖面看來，社會的歷史是不斷的；前人影響後人，後人又影響更後人；沒有我們的祖宗和那無數的古人，又那裏有今日的我和你？沒有今日的我和你，又那裏有將來的後人？沒有那無量數的個人，便沒有歷史；但是沒有歷史，那無數的個人，也決不是那個樣子的個人。總而言之，個人造成歷史，歷史造成個人。從橫截面看來，社會的生活是交互影響的：個人造成社會，社會造成個人：社會的生活全靠個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不同，都脫不了社會的影響；若沒有那樣這樣的社會，決不會有這樣那樣的我和你；若沒有無數的我和你，社會也決不是這個樣子。來勃尼慈 (Leibniz) ●說得好：

「這個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實，其中一切物質都是接連着的。一個大充實裏

社會的不朽論

(第一四號)

面方一點變動，全部的物質都要受影響，影響的程度與物體距離的遠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個人不但直接受他身邊親近的人的影響，並且間接又間接的受距離很遠的人的影響。所以世間交互影響，無論距離遠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動作的影響。如果他有周知萬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間一切施爲，無論過去未來都可看得出，在這一個現在裏面，便有無窮時間空間的影子。」

從這個交互影響的社會觀和世界觀上面，便生出我所說的「社會的不朽論」來。我這「社會的不朽論」的大旨是：

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數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爲影響的關係的；是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係的。種種從前的因，種種現在無數「小我」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這個「小我」的一部分。我這個「小我」，加上了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了種種現在的因，傳遞下去，又要造成

無數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爲，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諡法。這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椿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邊「一座低低的土牆，遮着一個彈三絃的人」。那三絃的聲浪，在空間起了無數波瀾；那被衝動的空氣質點，直接間接衝動無數旁的空氣質點；這種波

瀾，由近而遠，至於無窮空間；由現在而將來，由此剎那以至於無量剎那，至於無窮時間——這已是不滅不朽了。那時間，那「低低的土牆」外邊來了一位詩人，聽見那三絃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由這一個念頭，就成了一首好詩；這首好詩傳誦了許多人；人讀了這詩，各起種種念頭；由這種種念頭，更發生無量數的念頭，更發生無數的動作，以至於無窮。然而那「低低的土牆」裏面那個彈三絃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發生的影響呢？

一個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陽晒乾了，化爲微塵，被風吹起空中，東西飄散，漸吹漸遠，至於無窮時間，至於無窮空間，偶然一部份的病菌被體弱的人呼吸進去，便發生肺病，由他一身傳染一家，更由一家傳染無數人家。如此展轉傳染，至於無窮空間，至於無窮時間。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頭早已腐爛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種的惡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個叫做范縝。說了幾句話道：「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這幾句話在當時受了無數人的攻擊。

到了宋朝有個司馬光把這幾句話記在他的資治通鑑裏。一千五六百年之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鑑到這幾句話，心裏受了一大感動，後來便影響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說話的范縝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個窮人病死了，沒人收屍，屍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爛了。那邊來了一輛車，車上坐着一個王太子，看見了這個腐爛發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這一念，展轉發生無數念。後來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拋了，富貴也拋了，父母妻子也拋了，獨自去尋思一個解脫生老病死的方法。後來這位王子便成了一個教主，創了一種哲學的宗教，感化了無數人。他的影響力至今還在；將來即使他的宗教全滅了，他的影響力終久還存在，以至於無窮。這可是那腐爛發臭的路尸所曾夢想到的嗎？

以上不過是略舉幾件事，說明上文說的「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這種不朽論，總而言之，只是說個人的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

好壞，一一都留下一些影響在那個「大我」之中，一一都與這永遠不朽的「大我」一同永遠不朽。

(選自胡適文存)

(註) (一) 萊勃尼慈 (1646-1716)。德國哲學家，其博學與獨創之才被稱為亞里士多德以下之第一人，在近世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 一座低低的土牆句 見沈尹默三絃，此篇曾選入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一冊。

(三) 范縝 南北朝時梁人。字子真，博通經術。對於三禮研究尤深，所著神滅論，影響甚大，所引數語即出之於其神滅論中。

(四)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共二百九十四卷。

(五) 王太子 卽釋迦牟尼。新文化辭書：「見死者之屍。」(2357)

失業

(法國左拉著)

劉半農譯

這一天早晨，工人們進了工廠，一看四面都是冷冰冰的，黑沉沉的像是充滿了毀滅的悲哀。工場深處，那一座機器已經啞着，伸着它的瘦瘦的臂膀，它的輪子是靜止着。它現在已把苦悶安置在這間屋子裏。在平時，只要它一呼吸，一搖動，就使得全屋子的人勃勃有生氣，使得那因勇於做事而粗豪的巨靈的心跳動着。

廠主從他那小房間裏走了出來，帶着愁苦的容顏向工人們說：

「我的孩子們，今天沒有工做了。……定貨的信沒有得來，來的都是退貨的信，我只能儘着把存貨敷衍了再說。在往年，這十二月是靠得住的買賣最好的一個月；今年可不同了，連最殷實廠家，也有倒閉的恐慌了。……無可如何，只得完全停頓。」

失

業

(第一三二號)

一

他眼看得工人們看着我，我看着你，面上都帶着二種馬上要回家的恐慌，兼之以明天要挨餓的恐慌，他就用一種更低的聲調往下說：

「我也並不快活，我向你們老實說。……我的地位也很可怕，或者比你們的地位還更可怕一點。在一禮拜之內，我已賠折了五萬法郎。我今天把工作停止，怕的是不要把亂子愈鬧愈大了。我現在連一個銅子也沒有，回頭十五號到期的債務，不知道怎樣對付了才好。……你瞧，我把你們看作朋友一樣，老老實實的說話，半點也沒有隱瞞。說不定就是明天罷，債務公堂的執行吏就要到我這裏來了。其實，這也並不是我們的過錯，你們說是不是呢？我們已經奮鬥到底。我想幫助你們，挨過這樣的一個年頭。可是，現在是完了。我已經跌到了地，再沒有麵包可以分給別人了。」

說着，他伸出手來，工人們也默默的伸出手去與他拉着。他們在工廠裏停留了幾分鐘，眼看得工作的器械都已沒了用，自己有了拳頭只能空握着。在別天，天一亮，銼刀就嗚嗚的唱歌，槓子就鏗鏘的點板；現在是一切都在破產的灰塵之

中睡着了。這已判定了在下一個禮拜之內，就該有二三十家人家挨着餓。有幾個女工，眼眶中都垂下眼淚來。男工們比較鎮靜些。他們自以爲有勇氣。他們說：在巴黎總不會餓死。

於是燧主向工人們作別了。工人們看見他回身進去的時候，他的背已在一禮拜之內僵僵得許多了；這亦許是他受了一種很重大的不幸的壓迫，還遠出於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罷。

於是工人們一個一個的退出，一個一個都是呼吸停絕了，喉嚨間是鎖結着，心是冷着，像是從一間死人的屋子裏走出去的一樣。那死人，就是那工作，就是那啞着的大機器，它的屍骨正橫躺在那不祥的幽影裏。

二

工人到了外邊了，到了街上了，到了街旁的走道之上了。他在走道之上走了一禮拜，也沒有能找到半點的工。他挨門逐戶的問：願意做粗工，願意做細工，願意做不論什麼事業中的不論什麼工，願意做最重的重工，願意做最苦的苦工

夫

業

(第一三一號)

三

願意做最不顧性命的工，而人家的門，總是閉着。

甚至於這工人願意做半價的工，而人家的門，還仍是閉着。人家不要他，他就什麼工都無從做起了。這就是失業，就是那可怕的，替貧民小戶敲報喪鐘的失業。於是一切工業，都給這突來的恐怖停止了；而錢呢，那卑劣的錢呢，也就自己躲藏起來了。

過了一禮拜，什麼都完了。這工人已經經過了最高的嘗試，結果還是空着手，慢慢的走回去，憔悴於悲楚之中。天上正下着雨。這樣的一個夜晚，一座巴黎，看上去就像爛泥中出殯的景象一樣，他在大雨中走着，自己也全不覺得有雨；耳中所聽見的，只是自己的飢腸嗚嗚的叫；有時停止一下，也只是爲着要慢一點兒到家。他倚靠在塞因河邊的一個石欄上站着；河裏的大水，正在翻湍着，激成一片遠長的聲音；白色的水沫，正在不絕的反湧；湧到了一座橋的樁腳上，就衝碎了。他靠着石欄站了一會，眼看得一股急大的水流，衝着他面前過去，像是對他忿忿的呼號了一聲。於是他自己向自己說：這樣耽延着不敢回孑，總不

免太卑劣罷；說罷，他就走了。

一會兒，雨停了。珠寶舖子的玻璃窗裏，點着雪亮的煤氣燈。要是他能跑上前去打碎一塊玻璃的話，他只消手一抓，就可以抓得到好多年的麵包了。各飯館的廚房裏，都點起了燈；而且，隔着一層白紗布的窗簾，可以看得見食堂中正有許多人在那裏喫着。他放開了步子急急的走，重新從巴黎走向郊外去，一路經過了許多的燻肉舖，豬肉舖，點心舖，經過了那貪喫美食的，到了飢餓的時刻就要誇張富有的巴黎的全體。

早晨，他的妻和他的小女兒都哭着，他答應她們，說到了晚上總可以有得麵包的了。在天沒有黑以前，他再也不敢回去說這樣的一句話，仍舊是騙騙他們的。現在，他一路走着，一路自己問着自己：到回家之後，還有什麼話說可以叫她們再忍耐忍耐呢？而且，實在也不能再餓了。他自己呢，試試還很可以；女人和小孩，可太瘦弱了。

一會兒，他轉着了個求乞的念頭。可是，每當有什麼先生或太太走過他身旁

的時候，他夢想着要伸出手去，他的臂膀忽地挺得筆直，再也舉不起來；他的喉嚨也不知不覺的鎖結住了。他呆呆的植立在走道上，過路人必須閃身避他；看了他那飢餓得兇野的臉色，還當他是喝醉酒呢。

三

他的妻已經走下了樓到了門口；她那小的已經睡着，掉在樓上。她已經餓得削瘦，穿的是一件印花布的衣服。她在街上的冰冷的空氣中瑟瑟的抖。

屋子裏已經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已拿到了當舖裏去。整一禮拜的沒有工做，也就够得把一家人家鬧空了。昨天，她已把床墊上拆下來的羊毛的最後一握，賣給了一個收舊貨的；床墊架子也已賣去；現在所餘下的，只是一塊布，把它張掛在窗口擋風，爲的是她那小的咳嗽得很利害。

她沒有告訴她男人，早就要想在她自己一方面想些法。可是，這失業給與女人們的打擊，比給與男人們的更利害。便就同居的說，已就有許多不幸的女人，她每天晚上，可以聽得見她們的嗚咽飲泣。她也曾碰到了一個，痴呆呆的站在走

道的轉角上；又有一個是死了；又有一個是失了蹤了。

她，幸而有的是一個好人兒，一個不喝酒的好丈夫。要是這要命的年頭剝害不到他們身上來，他們也儘可以安安樂樂的過活。現在是，連所有的欠賬的信用都破壞完了：麵包舖裏也欠下了賬，雜糧舖裏也欠下了賬，蔬菜舖裏也欠下了賬，害得她連舖子的門口都不敢走。今天下午，她到她姊妹家裏去，想要向她移借一個法郎。不料她一看那邊的景況，也同她自己家裏一樣的悲淒，她就禁不得哭將起來了。於是，一句話也沒有得說，她與她姊妹，兩個人哭做了一團，哭了好久一會。到臨走時，她答應她姊妹，說要是她丈夫能帶點兒什麼東西回來，就給她送一塊麵包過去。

她丈夫沒有回來，天上可下起雨來了。可是，她還不去，只是在門框下等着。大點子的雨，直向她的腳上波濤；輕小的雨花，透過了她的單薄的衣裳往裏直鑽。有時候，她覺得不耐煩了，也就不願得有雨，走出門去，直走到街的盡頭，要看看她所等而沒有看見的一個人，是不是已經到了遠處的堤岸上了。到

她回來時，身上已全部濕透；她把手抹去了些頭髮上的水，仍舊耐着心等着；身上是一陣陣的，被發熱的抖動搖撼着。

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緊靠着她身旁走過。她把身體縮斂得米小米小的，免得碰着了別人。有許多男人正對着她的臉直看；她有時還可以覺着一陣陣的熱的氣息，從她的頸項上擦過。好像是全巴黎都已經惡化了：它的道路，它的泥濘，它的水光，它的車輛的轉動，似乎都要抓起她來投到水溝裏去。她餓着；她已成了個無可告訴的人。在她對面，她看見了一個麵包司務，她因此不禁又想到了樓上睡着的小的了。

後來，她終於看見她丈夫回來了。他沿着人家的屋邊一路走來，一跛一拐的，像是個無賴漢。她慌忙的投上前去，急切的向他看着，格格不吐的問：

「怎麼樣！」

他，沒有回答，只是低下了頭。她就回身轉去，打頭跑上樓來，面色白得像死人一樣。

四

樓上的那小的已經不睡了。她已經醒了，正對着那桌子角上的一段垂滅的蠟燭夢想着。她只是個七歲的小孩，也不知道是經過了什麼樣的妖異的或傷心的事實，使她的臉上刻上許多烙刑般的，很嚴重的縐紋，像已經老大的女人一樣。

她坐在一只給她當床睡的木箱的邊上。她的腳是赤着，垂着，戰抖着；她的病態的小手，捧住了她胸前所遮蓋的一些破布。她覺得胸口正在燒炙着，像是有個火在那里，她很願意把它滅去了。

她夢夢的想着。

她從來沒有拿到過什麼玩物。她也不能到學校裏去，因為她沒有鞋子。她記得在她更小的時候，她母親會帶她到有陽光的地方去玩過。現在是這地方離開得太遠了。也曾有過要搬家的話；可是不久，她就覺得有一股冰也似的冷氣，在屋子裏吹噓着。她從此再沒有滿意的時候；她老是餓着。

她好像是位置在什麼個深的東西裏面，漸漸的往下降，自己卻不懂得是什麼

失

業

(第一三一號)

九

緣故。難道是大家都要餓的麼？她也曾試過，要想餓慣了就不餓，可是做不到。她想，她太小了，必須長大了才能明白。她母親，那當然是知道的，只是隱藏着不肯告訴小孩罷了。要是她敢問，她就要問她：是誰把你安放到這樣的一個世界裏來叫你挨餓的呢？

而且，屋子裏是多麼的難看啊！她看着窗口，那一塊從床墊上拆下來的布，正在拍拍的搨打着，牆壁上光光的，傢具是跛跛的，這一間頂樓中所有的一切，都給失業的劫運糟塌得充滿了恥辱。在她的夢味之中，她似乎做了一個夢，住的是溫暖的房子，房子裏有的是鮮明的傢具。她重新合上了眼，要想追尋這樣的一個夢。蠟燭的微光，透過了她的薄薄的眼皮，幻成了一個金黃色的大光明環。她想走向裏面去，忽地來了一陣風，從窗洞裏吹進一股冷氣，使她重新咳起嗽來。她兩眼中充滿了眼淚。

從前，他父母把她獨自一個人掉在屋子裏的時候，她很害怕；現在呢，她不怕了：怕與不怕，在她已經是一樣的了。因為自從昨天起就沒有得喫過，所以她

當她母親是下樓去買麵包的。這樣一轉念，她就快樂了。她想：她可以把她的麵包撕做米小米小的一塊一塊，她可以慢慢的一塊一塊的喫，她可以把麵包當作玩物。

母親回來了，父親也接着回來，在後面關上了門。她對着他們倆的手看着，心裏非常奇怪。她看見他們倆什麼話都不說；停了好一會，她就用一種唱歌似的音調，重提這樣的一句話：

「我餓啊，我餓啊。」

她父親閃在屋角的幽暗處，兩手捧住了頭；他停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像是被什麼東西制伏着，只是兩個肩膀，時時被他那粗拙的，寂靜的嗚咽，一陣陣的搖撼着。她母親，抑住了眼淚，走來料理小孩重新睡下。她把屋子裏所有的衣服一起給她蓋上，向她說：乖點兒罷，睡着罷。可是那孩子，凍是凍得上下牙齒格格の相打，胸口的燒灸，也愈加利害，忽然轉變出一種勇猛的神情來。她一把吊住了她母親的頸項，接着是輕輕的問：

先

業

（第一三一號）

一一

北新活葉本文選

「媽媽，說呢，我們爲什麼要餓？」

一一

〔選自法國短篇小說集〕

二漁夫

莫泊桑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中，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喫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喫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擡頭，遇著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

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厲害了。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汎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兩座高崗，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偷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走。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

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脚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礮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韃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礮，礮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

「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下了。」麻利沙剛釣得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轆勒寧山上的大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鬍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槍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

鐘，兩個人都被綑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這間飯店，初看似久没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鬍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脚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刀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沉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

「要不肯說時，我立刻槍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轆轤寧山上的大礮正響得厲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槍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細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細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鞞勒寧山上的大礮，還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

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選自短篇小說集)

(註) (一)巴黎圍城中 譯者註：『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

(二)醉的更利害 譯者註：『法國之阿不醒 (Absinthe) 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

(三)普法戰爭 譯者註：『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

(四)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 譯者註：『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得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爲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實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氣不會做到分毫，便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疆時的情形，果然辟疆射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

寄吳又陵先生書

(第五九五號)

快。先生二十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罰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

人雪萊，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為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不曾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對不起先生了。

—選自胡適文存—

(註) (一) 因噎廢食 淮南子：「有以噎死，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後人喻處事之以偶而改其常者曰因噎廢食。

(二) 高德溫 (William Godwin 1768—1836) 英國作家。

(三) 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英國浪漫派詩人。

寄吳又陵先生書

(第五九五號)

三

伊斯拉謨的反抗

英國雪萊作 周作人節譯

一個較勇敢的，舉起鋼刀

將刺這生客：「可憐的人，

你對我幹什麼事呢？」——鎮靜，莊重而且嚴厲的，
這聲音解散了他的筋力，他拋下了

他的刀在地上，恐慌的失了色，

於是默然的坐着了。

(選自自鏡集)

遊山日記。

胡適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够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

遊山日記

(第六〇七號)

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尙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鏗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卽貫道橋，皆朱子^①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豔麗可喜。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②。古爲慶雲菴，爲「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③。寺中頽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絕佳，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峯下，其西爲龜背峯，又西爲黃石巖，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布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迸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三與祖望先到青

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鈎摹作寺門題榜。

由秀峯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饑的不得了。歸宗寺爲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歸宗寺志四卷，是民國甲寅先勸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錯誤不少，然可供我的參考。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裏，雨後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即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裏已溫而未熟。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

（選自胡適文存三集）

（註）（一）遊山日記 節錄廬山遊記，刪去者爲考古部分。

(二) 海會寺 一作海匯寺，距白鹿洞約十里。

(三) 白鹿洞

楊恭甫 匡廬避暑日記：「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其兄涉，俱隱于廬山，畜一白鹿甚馴，行常以之自隨，人因稱之爲白鹿先生，而謂其居曰白鹿洞。」

鹿洞。」

(四) 朱子 卽宋朱熹，曾在白鹿洞讀書，現該處尙有朱文公祠。

(五) 萬杉寺 在慶雲峯下。

(六) 秀峯寺 在鶴鳴峯下，古名開光寺。

(七) 夢旦 高姓，近人，曾任商務印書館經理。

(八) 米芾 字元章，宋人，書畫家。

(九) 先勤本坤 均僧人名。

(一〇) 陶淵明 晉田園詩人。

法國馬賽革命歌

●黎士禮●

劉半農

一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冀，用助吾耕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擺擺裸裸●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絛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甯甘甘奴隸死！豈曰僥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

法國馬賽革命歌

（第六五四號）

一

41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④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敗衄⑤，不願瓦全，毒魔之連日夕盡，吾民甯久困於倒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厲⑥爾國，倖⑦爾無恤。爾暴虐國人，終當害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⑧。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

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舊從之衆當憐恕，王黨臣慙。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曹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屈垂卒時，爾其徐死，一觀城中勝敗竟何如！

我國民，秣爾兵，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註) (一)馬賽革命歌 *La Marseillaise*，或譯馬賽曲。法國大革命時，馬賽地方之革命軍六百人，

沿途高唱此歌，以達巴黎。

(11)諾舍德黎士禮 *Rouget de Lisle* (1760—1835)法國軍人兼歌曲作家。所作以馬賽曲爲最著名，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竭一夜之力成之。

(三)芻秣 養牛馬禾穀也。

(四)厲 說文：『厲，旱石也，』可磨刀刃。兵作兵器解。

(五)保王黨 法國革命時，議會中分保王黨，溫和共和黨，過激共和黨等三派。保王黨主張王政立憲，仍奉路易十六爲王，與過激黨牴牾最甚，爭鬪最烈。其後過激黨勢盛，盡捕保王黨從諸獄，大行殺戮，而路易十六亦處死於斷頭臺。

(六)獾獾獾 獾，勿己，平。獾，々々，上。獾，本蠻族名。此處借作鬼蜮之意。

(七)昊昊 昊，厂么，上。昊昊，廣大貌。

(八)敗衄 衄丁^レ，入。敗衄，失敗挫折也。

(九)厲 此厲字作病字解。

(十)僂 與戮同。

(十一)磔，出^レ，入。凌遲之刑，卽碎剮也。

(十二)巨整 整勿^レ，去。巨整，謂民衆所同痛疾之大惡人。

(十三)布雷 Marquis de Bouille(1759—1880)保王黨組閣時，爲財政大臣。

戰歌(仿馬賽曲)

柏華傑

(一)

我中華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無光，暴日與我敵，血旂已高揚，君不聞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佔我國土以自強！

我同胞，秣爾馬，厲爾兵，整爾戎行，冒死進行，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民！

(二)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強徒刀雖快，安敵我之愛國心！赫赫兮我軍，皇皇

法國馬賽革命歌 (第六五四號)

五

兮我民，凡我同胞誓死直前進！縱使敗衄，不顧瓦全。暴日之運旦夕盡，世之公理賴我伸。

我同胞，林爾馬，厲爾兵，整爾戎行，冒死進行。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民！

(三)

大中華之勇士，大中華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橫暴之徒不容忍，倭奴離強何處逃？凡此豺狼與虎豹，吾劍當洞若胸腰。

我同胞，林爾馬，厲爾兵，整爾戎行，冒死進行。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民！

(四)

耿耿愛國忱，導我從軍行，將此衛國之赤心，奮身殺盡豺與虎。欲問我中華之威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浩浩乎！我黃帝之子孫，我神明之華胄，殺盡倭奴恨方休。

我同胞，林爾馬，厲爾兵，整爾戎行，冒死進行。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民！

柏林之圍。

都 德著
胡 適譯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跡。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頎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鬢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

馬洪^㉑大將軍出征，今對茲僵臥之老人，遙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㉒之消息至矣。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皆以爲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爲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目益張。及予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麥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誰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誰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余與女之結老人也，初尙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蹙，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

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士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佔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

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顧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

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礮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國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之襁褓之圖也。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鬢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破崙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崙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地之中，此往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時或不

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已爲普軍俘虜。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書恆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悽絕，不能復作書，則數十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矣。書中道軍行方略，本屬僞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間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略，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稱。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略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敗國之民宜寬大，其人大可憐，勿過摧折之。」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有時亦及政事。議和之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宜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碯厚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人日夜以礮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

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麵包供餐。余與女久不得白麵包矣。老人坐牀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領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旺，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人曰：「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此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礮聲，遽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礮聲，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不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

入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爲所聞。然余等所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爲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縈想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士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爲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語，佯爲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彼樓上之窗，忽悄然自闢，老人戎服介冑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旦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

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涼，乃如大疫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冑上之纓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與普魯士軍隊步伐

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選自短篇小說）

（註）（一）柏林之圍 譯者原注：「柏林之圍」者，巴黎之圍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

法之戰，法人屢戰皆敗。西丹之役，法軍全軍解甲。巴黎聞報，遂宣告民主，誓以死守。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此篇寫圍城中事，而處處追敘拿破侖大帝盛時威烈。盛衰對照，以見新敗之法人，而重勵其愛國之心。其辭哀婉，令人不忍卒讀。」

（二）拿破侖帝 指拿破侖第一。初爲法國執政，後稱帝。善用兵，嘗率師攻陷柏林；當時歐洲諸國，大半爲其所征服，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遂爲各國同盟軍放於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流於聖希列拿島，後病終島上。一七六九年生，一八

二一年死。

(三) 維生堡 (Weissenburg)，地名，在德法界上。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法國麥馬洪軍之一部，爲普軍擊敗於維生堡。

(四) 麥馬洪 (Mao Mahon) 普法戰爭時，在拿破侖第三部下爲大將軍。

(五) 雷舒賀墳 (Reichshofen)，法國地名，在亞爾撒斯省。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敵百三十尊，與普軍九萬六千人，敵三百四十尊，戰於雷舒賀墳，法軍大敗。

(六) 巴遜 (Bazinno)，法將。

(七) 滑敦 (Froissard)，法將。

(八) 巴維亞 (Baviere)，德國聯邦之一。即巴威略 Bavaria。

(九) 巴羅的海 (Baltic Sea)，在瑞典、丹麥、德意志、俄羅斯諸國之間。

(一〇) 梅陽 (Mayence)，德國地名。

(一一) 第一帝國 法國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拿破侖第一盛時，是爲第一帝國。

柏林之圍 (第八三七號)

九

(一二) 羅馬王 卽拿破侖第二，拿破侖第一之子，皇后瑪利亞路易沙所生，生時卽封爲羅馬之王。

(一三) 聖希列拿島 (Saint Helena) 非洲西面大西洋中之一孤島。

(一四) 西丹 (Sedan)，法國地名。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普軍大破法軍於西丹，拿破侖第三力竭，翌日遂無條件降服，將卒爲俘虜者凡十萬六千餘人。

(一五) 時巴黎方苦寒 巴黎之圍，始於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時正冬令也。

(一六) 莫斯科敗歸時 一八一二年，拿破侖第一自將大軍，東征俄國，俄國堅壁清野以困之。及至莫斯科城 (Moscow)，城中互五日之大火，焚燬一空。法兵旣無宿舍，又無糧食，遂敗退。

東西文化的界線

胡適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的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關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盡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爲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就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

可以拉到道裏，但不準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嘆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顛方趾的同胞努起精肉，彎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爲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

——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祝那制作汽船汽軍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爲「神」呢！

(註一) 句見周易繫辭傳。

問題

1. 人力車是什麼的文明？
2. 摩托車可以代表人類的什麼？
3. 爲什麼我們要稱讚制作機器的人？
4. 租界在中國有如何影響？

推車苦

陳伯吹

車轆轤，人呼呼，推走一步滾一步，不推不走車停住。

小車中，載滿銅；別的不載載這種。這種東西多笨重，重呀重，推不動，推得臉通紅。公司限在三點鐘，貨物從西運到東，拉到公司門口纔完工，事情終。啊，

勞工辛苦又真勇！

行一程來又一程，轉灣抹角走不盡，走不盡，行不停，走到那里心吃驚！

不得了，橋來到。橋高高，橋長長，怎能推得上？這好比：「蝸牛爬高牆，爬上九尺跌一丈。」又好比「小鼠推大象，推上半寸休妄想。」可是勞工們，可畏又可敬，不肯怕艱辛，發出大聲音，「前進！拼命！拼命！……」小車真該死，只是不肯進！

節錄小朋友謠曲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現在有許多人說：治學問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卻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麼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績。冀同瀨可以作科學的分析，西遊記同掛神演義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這話固然不錯。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有方法便有了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例如我家裏的電話壞了，我箱子裏儘管有大學文憑，架子上儘管有經史百家，也只好束手無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電話，請電話公司派匠人來修理，匠人來了，他並沒有高深學問，從沒有夢見大學講堂是什麼樣子。但他學了修理電話的方法，一動手便知道毛病在何處，再動手便修理好了。我們有博士頭銜的人只好站在旁邊贊歎感謝。

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這上面的說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樣的材料，方法不

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這個道理本很平常，但現在想做學問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這個極平常而又十分要緊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鄭重討論的必要。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闡若璩的方法，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參看胡適文存卷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頁二〇五——二四六。）

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同闡若璩；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闡若璩的先鋒是梅鷟。陳第作毛詩古音考（1601—1606），注重證據，每個古音有「本

證」，有「旁證」；本證是毛詩中的證據，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毛詩。如他攷「服」字古音「逼」，共舉了本證十四條，旁證十條。顧炎武的詩本音同唐韻正。都用同樣的方法。詩本音於「服」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唐韻正於「服」字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1513）舉人，著有古文尚書攷疑，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裏，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爲古文尚書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有人問閻氏的考證學方法的要旨，他回答道：不超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他舉孔子適周之年作例。舊說孔子適周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 （一）昭公七年（水經注）
- （二）昭公二十年（史記孔子世家）
- （三）昭公二十四年（史記索隱）
- （四）定公九年（莊子）

閻氏根據曾子問裏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條，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斷定孔子適周在此年。（古文尙書疏證卷八，第一百二十條。）

這都是很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這三百年的成績，有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其中最精的部分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其間幾個最有成績的人，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學者。我們回顧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自然不能不對這班大師表示極大的敬意。

然而從梅鷟的古文尙書攷異到顧頡剛的古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攷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雖是科學的，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久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只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故紙堆的火燄而已！

我們試回頭看看西洋學術的歷史。

當梅窩的古文尙書攷異成書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時。當陳第的毛詩古音攷成書的第三年(1608)，荷蘭國裏有三個磨鏡工匠同時發明了望遠鏡。再過一年(1609)，意大利的葛利略也造出了一座望遠鏡——他逐漸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鏡子便成了歐洲最精的望遠鏡。他用這鏡子發現了木星的衛星，太陽的黑子，金星的光態，月球上的山谷。

葛利略的時代，簡單的顯微鏡早已出世了。但望遠鏡發明之後，複合的顯微鏡也跟着出來。葛利略死(1642)後二三十年，荷蘭有一位磨鏡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天用他自己做的顯微鏡看細微的東西。什麼東西他都拿出來看看，於是在他簷溜水裏發見了微生物，鼻涕和痰唾裏也發見了微生物，陰溝臭水裏也發見了微生物。微生物學從此開始了。這個時候(1675)，正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書的時候，閻若璩的古文尙書疏證還在著作之中。

從望遠鏡發見新天象(1609)到顯微鏡發見微菌(1675)，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試看下表：

中國

一六〇六 陳第古音考。

一六〇八

一六〇九

一六一〇 黃宗羲生。

一六一三 顧炎武生。

一六一四

一六一九 王夫之生。

一六一八——二一

一六二三 毛奇齡生。

一六二五 費密生。

歐洲

荷蘭人發明望遠鏡。

葛利略的望遠鏡。

解白勒 (Kepler) 發表他的火星研究，
宣布行星運行的兩條定律。

奈皮爾 (Napier) 的對數表。

解白勒的行星第二律。

解白勒著哥白尼天文學要指。

一六二六

一六二八 用西法修新曆。

一六二〇

一六三三

一六二五 顏元生。

一六二六 閻若璩生。

一六二七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一六三八

一六四〇 徐霞客（宏祖）死。

一六四二

一六四四

倍根死。

哈維 (Harvey) 的血液運行論。

葛利略的天文談話。

解白勒死。

葛利略因天文學受異端審判。

笛卡兒 (Descartes) 的方法論，發明解

析幾何。

葛利略的科學的兩新支。

葛利略死。牛敦生。

葛利略的弟子托里傑利 (Torricelli) 用

一六五五 閻若璩開始作古文尚書疏

證，積三十餘年始成書。

一六五七 顧炎武注韻補。

一六六〇

一六六一

一六六四 廢八股。

一六六五

一六六六 顧炎武的韻補正成。

一六六七 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

一六六九 復八股。

水銀試驗空氣壓力，發明氣壓計的原理。

英國皇家學會成立。

化學家波耳 (Boyle) 發表他的氣體新

試驗 (波耳氏律)。

波耳的懷疑的化學師。

牛敦發明微分學。

牛敦發明白光的成分。

一六七〇 顧炎武初刻日知錄八卷。

一六七五

一六七六 顧炎武日知錄自序。

一六八〇 顧炎武音學五書後序。

一六八七

李文厚用顯微鏡發見微生物。

牛敦的傑作自然哲學原理。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國方面，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部奇書之外，都只是一些紙上的學問；從入股到古音的考證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終久還是紙上的工夫。西洋學術在這幾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學的大路了。顧炎武、閻若璩規定了中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耳，牛敦規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

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顧氏閻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鑽來鑽去，總不出這

故紙堆的範圍；故三百年的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不過是兩大部皇清經解。而已。實物的材料無窮，故用望遠鏡觀天象，而至今還有無窮的天體不曾窺見；用顯微鏡看微菌，而至今還有無數的微菌不曾尋出。但大行星已添了兩座，恆星之數已添到十萬萬以外了。前幾天報上說，有人正在積極實驗同火星通信了。我們已知道許多病菌，並且已知道預防的方法了。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幾十萬萬倍了；平均的人壽也延長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還在爛紙堆裏翻我們的筋斗！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着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輕氣養氣；但我們用人功把水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以證實水是輕氣和養氣合成的。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

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却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證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證；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裏；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冬天；原來在人身上的，他可以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畢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爲簡單；太少了，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

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爲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

葛利略二十多歲時，在本地的高塔上拋下幾種重量不同的物件，看他們同時落地，證明了物體下墜的速率並不依重量爲比例，打倒了幾千年的謬說。這便是用實驗的方法去求證據。他又做了一塊板，長十二個愛兒（每個愛兒長約四英尺），板上挖一條闊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頭墊高，用一個銅球在槽裏滾下去，他先記球滾到底的時間，次記球滾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时间。他證明第一個四分之一的时间最慢，需要全板時間的一半。越滾下去，速度越大。距離的相比等於時間的平方的相比。葛利略這個試驗總做了幾百次，他試過種種不同的距離，種種不同的斜度，然後斷定物體下墜的定律。這便是創造材料，創造證據。平常我們所見物體下墜，一瞬便過了，既沒有測量的機會，更沒有比較種種距離和種種斜度的機會。葛氏的試驗便是用人力造出種種可以測量，可以比較的機會。這便是新力學的基础。

哈維研究血的循環；也是用實驗的方法。哈維曾說：「我學解剖學同教授解剖學，都不是從書本子來的，是從實際解剖來的；不是從哲學家的學說上來的，

是從自然界的條理上來的。」（他的血液運行自序。）

哈維用下等活動物來做實驗，觀察心房的跳動和血的流行。古人只解剖死動物的動脈，不知死動物的動脈管是空的，哈維試驗活動物，故能發見古人所不見的真理。他死後四年（一六六一），馬必吉（Malpighi）用顯微鏡看見血液運行的真狀，哈維的學說遂更無可疑了。

此外如侘里傑利的試驗空氣的壓力，如牛敦的試驗白光的七色，都是實驗的方法。牛敦在暗室中放進一點日光，使他通過三稜鏡，把光放射在牆上。那一圓點的白光忽然變成了五倍大的帶子，白光變成了七色：紅、橘紅、黃、綠、藍、靛青、紫。他再用一塊三稜鏡把第一塊三稜鏡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圓點的白光。他試驗了許多回，又想出一個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塊板上，板上有小孔，只許一種顏色的光通過。板後面再用三稜鏡把每一色的光線通過，然後測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這樣試驗的結果，始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種光複合成的。他的實驗遂發明了光的性質，建立了分光學的基礎。

以上隨手舉的幾條例子，都是顧炎武闖若璩同時人的事，已可以表見材料同方法的關係了。考證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現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靜聽兩造的律師把證據都呈上來了，他提起筆來，宣判道：某一造的證據不充足，敗訴了；某一造的證據充足，勝訴了。他的職務只在評判現成的證據，他不能跳出現成的證據之外。實驗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偵探小說裏的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罪人不能不呈獻真憑實據。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逼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結果呢？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為始終不會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然有一部

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分卻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陋儒的微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

爲什麼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專心致力的結果，仍不過是枉費心思的開倒車呢？只因爲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一個古字底下罩着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鑽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却只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爲鄰」，却不知覺地成了與鬼爲鄰，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

那班崇拜兩漢陋儒方士的漢學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的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於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簡直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說。如他們費了無數心力，證明古時有「支」「脂」「之」三部的區別，但他們到如今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如顧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到底還不值得一個廣東鄉下人的一笑，

因為顧炎武始終不知道「逼」字怎樣讀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學不能決定古代究竟有無人聲；段玉裁說古有入聲而去聲爲後起，孔廣森說入聲是江左後起之音。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定論。却不知道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古韻的分部都是將錯就錯。況且依二百年來「對轉」「通轉」之說，幾乎古韻無一部不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那還有什麼韻部可說！

三百年的紙上工夫，成績不過如此，豈不可嘆！紙上的材料本只適宜於校勘訓詁一類的紙上工作，稍稍踰越這個範圍，便要鬧笑話了。

西洋的學者先從自然界的實物下手，造成了科學文明，工業世界，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是用慣的了，實驗的習慣也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在音韻學的方面，一個格林姆(Grimm)便得抵許多錢大昕孔廣森的成績，他們研究音韻的轉變，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官。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爲有系統的科學。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偈倫(Bernhard Karlgren)費了幾

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廿七期。）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與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

我們不可以從這裏得一點教訓嗎？

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幫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幾千年的古史傳說禁不起兩三個學者的批評指摘。然而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J. G. Anderson）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Pierre Liéon）發見了一些舊石器，

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的攷定，認為遠古的古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銷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脚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

十七年九月。

(註)

(一) 顧炎武闔若璩 顧炎武，字亭林，明末崑山人，爲清代漢學之開創者，別詳本本選 313 亭林先生神道表。閻若璩字百詩，太原人，號潛邱，爲清初經學家，有潛邱劄記四書釋地 尚書古文疏證諸書。

(二) 葛利略牛敦 葛利略意大利天文家數學家，發明放大三十倍之望遠鏡，因發現(1)月之真像，與地球無殊。(2)木星四衛星。(3)土星之衛星及金星面之盈虛。(4)太陽之斑點。又長于物理學，曾發明六事(一)擺，(二)墜體定律，(三)拋物線，(四)動力學。(五)光行速度，(六)已音之振動。實十七世紀歐洲之最大科學家也。牛敦人多知之，不注。

(三) 戴震錢大昕 戴震字東原，安徽人，清漢學家，別詳本文選 326。錢大昕，江蘇嘉定人，亦清代漢學家，有十經齋養新錄。

(四) 柏司德 柏司德法人，爲徽菌學之開山祖，初習化學，舉博士，曾爲巴黎大學教授，發明甚多。

(五) 陳第 陳第字季立，明連江人，萬歷諸生，爲古音學開創之第一人，朱熹于古韻不可通處，創叫韻之說，至陳氏乃大破其說，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

(六)梅鷟 明人，字致齋，初朱熹疑古文尙書，吳澄繼之，至鷟，始大駁其說。·尙書考異，其說至閻百詩氏之尙書古文疏證而益定。

(七)詩本音唐韻正 顧氏關於音學書，凡五種，此五種中之二也。·詩本音乃考定詩經之本音，當讀作某某者。·唐韻正則疏證廣韻者也。

(八)曾子問 在今禮記中。

(九)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 崔述字東壁，有東壁遺書，多考訂古史之作。·王念孫江蘇高郵人，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諸書。·王引之念孫子，有經傳釋詞、經義述聞諸書，皆考定經史之作。·嚴可均有詩聲類，此諸人皆詳本文選311, 312, 兩篇。

(一〇)顧頤剛古史辨 顧頤剛近江蘇吳縣人，北京大學畢業，即本文作者胡適之最得意弟子，辨古書之真偽，用力甚勤，曾將同時人關於疑古史之作，類爲古史辨一書，在近來中國史學界，頗成一時風氣。

(一一)章炳麟文始 章炳麟字太炎，浙餘杭人，爲近代中國學術之第一大師。于學無所不通，而尤精小學史學，所著有章氏叢書，文始則其中之一部，以聲音之條理，以求中國文

字之原始情形，爲小學中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一二) 兩大部皇清經解 卽皇清經解與皇經經解續編兩書也。所收皆清代人釋經注經考證之作。

(一三) 如講周易至方士易 漢儒以五行象數解易，此卽胡氏所謂「道士易」也。至王弼乃以普通哲學解易。清儒言易，多不用王說。

(一四) 講詩至詩說 漢人說詩，派別亦衆，不知胡氏此說何所指？鄭樵朱熹之解詩，其實亦未遠離漢人樊籬，胡氏此說，實未全當。

(一五) 講春秋至大義 春秋在漢共有五家，而皆言春秋有微言，有大義。胡氏此說亦不知何指？

(一六) 段玉裁孔廣森 段玉裁字若膺，著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諸書，孔廣森字衆仲，又字搢約，號臯軒，少受經義于戴震，著有公羊大義詩聲類諸書。

(一七) 支脂之三部「支」「脂」「之」爲廣韻韻目，自陳第發明古音以後，以爲支脂之三部古爲合韻。至段玉裁乃以此三部與他部相通之跡證明此三部古不相合，仍是分用，爲聲韻

學上之一大發明。按段氏于此三部之讀法，雖未能明言其分別，然後來如江有誥諸人，皆已有說明，胡氏下文言「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云云，實未深考。

(一八)對轉通轉 案此二名詞，不當如此連用，因通轉爲大名，而對轉則通轉之一部也。或作「通轉對轉」，則尙可通。通轉者，此韻之字，與彼韻之字，因「聲」之偶合，而變其韻部，謂之通轉。其中又各有若干條例，「對轉」亦其一例也。對轉者，每字收音時，或收入 p p' m ，舊韻學家命爲陽聲字，或不收 p p' m ，舊韻學家命爲陰聲字，然有時此三收音，或偶遺失，或偶添加，而遂讀如他音，舊韻學家命之曰陰陽對轉。

(一九)幾乎古韻至部可說 按胡氏此言甚謬，聲音之通轉，誠有「無一部不可通」之現象，然其所以能通，又另有條理，（即聲母之規定）非茫然可混稱爲通也。大抵胡氏于聲韻之學，本無所知，故論罵多涉荒謬也，吾人當分別而觀。

(二〇)格林姆 德語言學家，發明德語中之變音，及子音轉移律。

(二一)珂羅佩倫 或譯作高本漢，瑞典近代中國聲韻學家，著有中國語言辭典中國語與中國文諸書，國人多有譯本。

(二二) 龜甲獸骨 爲中國近數十年來發現之新學問，光緒二十八年，乃爲世人所知，劉鷄初爲之影印成書，曰鐵雲藏龜。孫詒讓初爲之考釋，作文舉例。羅振玉更爲之搜集考究，因成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茲學遂大昌。而王靜安先生以之考殷商古史，更使茲學放大，其詳參本文殷周制度論。

(二三) 安特生至新石器 瑞典人安特生在遼寧與河南諸地考古，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之用具，因爲中華遠古之文化甘肅考古記諸文，分中國文化爲六期，於是中國文化在有史以前之情形以明。

(二四) 桑德華 按此事實當以德日進氏爲主體，民國十二年秋，德國博物院派至中國調查之古生物學專家德日進，及天津教士桑志華二氏，在河套及甘肅陝西鄰境，發現舊石器時代之石器，詳中國地質學會誌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eolithic Industry in the North

China

(二五) 北京地質至原人 按此事胡君誤記，周口店人齒之發現，仍爲安特生，而鑑定者，乃瑞典阿不薩拉大學教授韋曼氏，至步達生所鑑定者，乃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所發現之

人骨也。

(二六) 錢竹汀 卽錢大昕，詳前。

勸學

梁章鉅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記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卻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卻親待一夥沒用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一班作姦犯科及無賴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選自退庵隨筆)

2

3

1



選文新北

刊局書新北海上

() 錄目選文葉活新北

										赴敵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 錄目選文葉活新北

時									
						四 十			

赴敵

冰心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爲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赴

敵

第一〇號

1

MG
989
58



3 2338 7093 4

北新活葉本文選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神魂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專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著劍兒，

倚着馬兒，

遊

敵

第一〇號

三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著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一 赴

敵

第一〇號

五

北新活葉本文選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爲著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曾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護，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四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赴

敵

第一〇號

七

生生死死無憑據！

四，廿九晨，一九二五，於娜安辟迦樓。

〔選自語絲第三十二期〕

(註) (1) R. Browning 白朗寧(1812—1889) 英國詩人，與丁尼生並稱為維多利亞王朝二大詩

人。其妻亦擅詩才，俱有名。

(二) 鬣 音獵，馬領上毛也。

(三) 暴虎馮河 徒手而搏虎，無舟而渡河；皆冒險之事；喻人之勇而無謀也。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尋路的人

周作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裏去，也便是未到那裏以前不得不掙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樓^①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②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敞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著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①往北，那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的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爲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選自過去的生命〕

(註)

(一) 徐玉諾

河南魯山人，

著有將來之花園，

雪朝中亦有其詩。

(二) 西四牌樓、天橋、東單牌樓 均北平地名。

願你有福了

(波蘭顯克微支著)

周作人譯

有一回，在光明的夏夜，聰明而且偉大的克利須那入了冥想，又說道：

「我以前想，人是地上最美的所造物；但是我錯了，現在我看見那蓮花，被晚風所搖蕩，他比一切的生物要美多少呵！他的花瓣正向着月的銀光開放，我不能將我的眼睛離開他。」

「是呵，在人類中間沒有這樣的東西！」他歎息着重復說。

但是過了一刻，他想：

「我——一個神——爲什麼不用了我的道 (Varjo) 的能力，創造一個生物，使他在人中正如蓮花的在花中呢？這樣使他爲人與地的喜悅罷！蓮花，你變形爲一個活的處女，立在我的前面！」

水波微微的顫抖，正如被燕子的翼所觸着；夜色愈加明亮；月在天上照的更

願你有福了

(第八三號)

爲強烈；夜晝眉叫的更響，但又忽然的沈靜了。於是那個法術完成了：在克利須那的前面，立着一個人形的蓮花。

神自己也驚異了。他說：

「你本是湖中的一枝花，以後你便成爲我的思想的花，你說來！」

那處女低聲說起話來，正如蓮花的白的花瓣，受着夏天微風的接吻的時候，

切切私語一般。

「主呵，你將我變成生物；但是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主呵，你要記得，我還是一枝花的時候，每遇見風的呼吸，我便顫抖，收斂我的花瓣。主呵，我怕霖雨和大風，我怕雷和電，我還怕太陽的灼人的光。你吩咐我爲蓮花的化身，所以我還保存着原來的性質，現在我怕那地及地上一切的東西。」

克利須那舉起他聰明的眼向着空中的星，暫時默想，隨問道：

「你願意在山頂上生活嗎？」

「那裏有雪和寒冷，主呵，我怕呢。」

「那麼……我將在湖底爲你建一所水晶的宮殿。」

「在水的深處有大蛇和別的怪物游行，我怕呢，主呵！」

「你喜歡無邊的大野麼？」

「呵，主呵！旋風和電雷踐踏過大野，有如野獸的羣。」

「那麼怎麼辦呢，化身的花？哈！在邊羅拉的洞窟裏，住着神聖的隱士們。你願意遠離世界，住在那些洞窟裏麼？」

「那里是黑暗，主呵，我怕呢。」

克利須那坐在石上，用一隻手支着他的頭。在他的前面立着那處女，顫抖而且害怕。

這時候，朝陽的光已經漸漸的照到東方的天空。湖水，棕櫚和竹子，都似乎鍍了金色。在水面上有薔薇色的鸞鷺、藍的鶴、白的天鵝。在樹林裏有孔雀和孟加拉雀，都合唱似的發出鳴聲。此外又伴着縳在珍珠貝殼上的絃索的音和人的唱歌聲。克利須那從默想中覺醒過來，說道：

「這是詩人伐爾密基。在那里禮拜太陽的初升了。」

過了一刻，遮住那些葛葛的紫花的帳幔已被推開，伐爾密基在湖邊出現了。

詩人見到化身的蓮花的時候，他止住了奏樂。珍珠貝殼慢慢的從他手裏滑下，落在地上；他的兩臂挺直的垂在兩旁；他無言的立着，彷彿那偉大的克利須那已經將他變成一棵水邊的樹了。

神見詩人對於他的創作的這種驚歎，他很喜悅，說道：

「伐爾密基，你覺醒，且說來！」

於是伐爾密基說道：

「……我愛！……」

這是他所記得的唯一的話，也是他所能說的唯一的話了。

克利須那的顏色忽然光明起來。

「可驚異的少女，我現在替你在世界上尋得一個適宜的住所了：你住在詩人

的心裏罷！」

伐爾密基又複述道：

「……我愛！……」

全能的克利須那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漸使這少女向着詩人的心。神又使伐爾密基的心透明，如水晶一般。

清明如夏日，平靜如恆河的波，少女走向爲伊豫定的聖殿。但是伊向着伐爾密基的心裏更深的一看的時候，伊的顏色忽然變了蒼白，恐怖包圍了伊，有如冬天的冷風。克利須那驚詫了，他問道：

「化身的花，便是詩人的心，你還怕麼？」

「主呵！」少女答說：「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在這個心裏，我看見帶雪的山頂；水底的深淵，充滿着怪異的生物；大野以及旋風和電雷；過羅拉的黑暗的洞窟；所以我又怕呢，主呵！」

但是和善而且聰明的克利須那答道：

願你有福了（第九三號）

「化身的花，你安心罷。倘若在伐爾密基的心裏有孤獨的雪，你便爲春天溫暖的呼吸，將使他們融化；在那里有水底的深淵，你便爲這深淵裏的珍珠；在那里是大野裏的沙漠，你便去播種幸福的花；在那里是遏羅拉的黑暗的洞窟，你便爲紅的日光。——」

這時候，伐爾密基纔回復了他說話的力，接下去說：

「而且願你有福了！」

(註)

(一) 伐爾密基 譯者原註：「伐爾密基 (Valmiki) 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被稱爲「第一詩人」，大約生在基督前四百年。羅摩是印度傳說中的一個大人物，說是毗濕奴的第七次的化身；第八次的是克利須那，第九次便是佛陀了。」

(二) 葛蘆 蘆音壘。葛蘆，草名，蔓生原野，或延緣於樹木，引蔓甚長，葉背色白，莖中有白汁，秋初結實，青黑色。

小小的一個人。

(日本江馬修著)

周作人譯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這是我的習慣如此，——從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脚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然認不得伊，伊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先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裏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愛的手來。但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面生的

小小的一個人

(第一〇一號)

人，這般馴熟呢？——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爲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幾歲？」

「現在六歲了。」

「家在那裏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幾乎教人疑心伊是患巴瑞陀（Baselow）氏病的，——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裏看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玉君正談歐戰的事，在這街上散步；講到戰爭的慘虐，不覺發了憤，我便說：——

「戰爭的可怕，無論怎麼說法，總說不盡。每天早上，翻開新聞來看，便是死傷幾萬幾十萬。你想，這樣文字，虧他們還能毫不相干的寫出，印了出來。日俄戰爭的時候，我們在鄉間，很有幾次遇到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了起來。晚上家族聚在一處，都議論着，怕今夜又有號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覺，遠遠的微微的聽得鈴聲，叫賣號外的聲音，漸漸近來了。我便走到街上，買了號外，急想看時，墨黑的一點也看不見；急忙趕到家裏，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將號外就燈

光下一照，便突然現出一行文字：「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那時候一種惶悚恐怖的性情，至今還不能忘却。你試想想看，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嘗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的苦痛，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或者有人說，這極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說。但因為是極平常又是一定，這豈不更可怕麼？譬如那個孩子，——」我便指着前面走路的一個小女孩，接着說：「那個孩子，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單是纔能說話的一個女孩兒罷了。但是人都曉得，無論活着或是死了，他總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這樣牽聯過去，遠遠近近，還有許多親戚。如此想起來，就是我們眼前走路的那個全不相識的孩子，在人類的世界裏面，實有複雜的緣，像網一樣，同他繫住。」

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也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們也笑着問道：

「那裏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還屢次回過頭來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
我現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便對伊說：

「鶴兒姑娘的記心真好呢。」我此時因爲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
歡；但我們一同走着，偷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略
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的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在那裏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黹的時候多。」伊忽然又說：「正兒現在纔能放
風箏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爲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裏辦事呢？」

小小的 一個人 (第一〇一號)

「父親，他在美國呢。」

「阿，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留在這裏看家；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想同父親見面麼？怎樣的人？記得麼？」

「那是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我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上心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親也沒有一封回信，祖父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

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的事來，自己也覺得十分抱歉，彷彿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覺伊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伊。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絲紐，又用伊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裏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小小的一個人

（第一〇一號）

七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裏。」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裏；我可以和姊姊要紙牌（Karuta）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去，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浮出；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苦味的這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看鶴兒意思，彷彿還要遊戲，便邀伊到我的家裏去。鶴

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裏，妻見我領了一個不認識的女兒回來，很爲詫異。我將如何同伊遇見，并伊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伊。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線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此外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的話。

拏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不動手。妻拏了遞給伊，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這話，就顯出真覺無聊的情狀。「但如回到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幾時回到東京來，雖然不曉得，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

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爲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裏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却終於沒有來，想必因爲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五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到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像伊一人的運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根線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海洋中的那小小的一個人。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

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為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纔比從前思索更爲深切：這決不是誇張的話。

（選自現代日本小說集）

（註）（一）小小的一個人 選自寂寞的路（1914）。

（二）肅 致上聲，以箴縷縫製之衣也。

小孩

我看見小孩，

每引起我的貪欲，

想要做富翁了。

我看見小孩，

又每引起我的眼悲，

令我嚮往種種主義的人了。

我看見小孩，

周作人

又每引起我的悲哀，

灑了我多少心裏的眼淚。

阿，你們可愛的不幸者，

不能得到應得的幸福的小人們，

我感謝種種主義的人的好意，

但我也同時體會得富翁的哀愁的心了。

鄉愁

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人作譯

伊雖然是一個顏色淺黑，身體矮小，沒有什麼出色地方的小孩，但是那種急口說話的樣子，有說不出的可愛。伊名叫芳子，大家却都叫作芳姑兒。那對門的芳姑兒斜對門的里姑兒——本名是里子——同我們家裏的凸哥兒都是同年同月生的。三個年青的母親，各自抱了一個小孩，聚會在橫街的電線杆的底下，互相稱讚，或是互相撫弄同伴的小孩，常是這樣很親密的談話，過去了傍晚的半個時間。

一人說：「我家裏的——」，別一人說：「我們的是——」。年青的母親們的興味，差不多全注在他們最初的收穫，他們懷抱中的小小的人的身上了。互相謙遜的言語裏面，不免各含有一種競爭的心思。「對門的芳姑兒聽說已經能夠爬了，這個孩子還不能坐呢。」或者又說：「我家的凸哥兒也須給他買一件同里姑

鄉

愁

（第一〇二號）

「兒一樣的外套才好。」妻平常便只是說着這樣的話。

但是芳姑兒正將週歲的時候，伊的母親得了急病，死了。芳姑兒的父親，穿着黃色的軍衣，掛着刀，每日在礮兵工廠辦事，是一個軍人風的朴訥。寡言的人，便是相見招呼的時候，也要張皇紅了臉的，我對於他覺得很是歡喜。但因為他是這樣的人，——我也原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大家雖然早晚見面，也不過真是形式上的招呼，可以稱得「交際」的往來，却是不會有過。他的愛妻死後，他的那種非常傷心、沒有元氣的青白的臉色，我雖然看了十分感傷，只是胸中一腔的同情，終於沒有對他發表的機會。

「芳姑兒真可憐呢。家裏的凸哥兒無論怎樣，總還是幸福的，——這樣兩親都完全在這裡。」妻很興奮的說。芳姑兒的家裏，來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和芳姑兒的父親彷彿同年紀的乳母，替代母親的事情。這乳母是一個顴骨突出，口邊寬懈，講話也很散漫的下品的女人。

「可是，那個乳母彷彿人倒很好呢。伊照管芳姑兒也還很用心呢。」妻對我

說。」

「或者不如早點續娶了，豈不是好。在此刻，芳姑兒也就容易熟習了罷。」
「但是，」妻說是從乳母那里聽來的，芳姑兒的父親說：「十六歲的時候娶了來以後，十年間使伊嘗了種種的辛苦，所以不能將伊忘記，而且想到芳子的事，也就無論怎樣不能引起再娶後妻的心了。」他對了乳母，這樣懇切陳述他的胸懷。我在空中描出芳姑兒母親的態，——雖然缺乏愛嬌，但是容貌端正，服裝也很整飭，常常梳着光澤的丸髻，很整齊的穿着長的外衣，——也不禁替芳姑兒的父親傷心，而且對於乳母笑着對妻所說的「家裏的主人倒也很能說他的癡情話呢！」這種下等話，又不禁起了憎惡了。

但是無母的兒，也漸漸的長成起來了。芳姑兒里姑兒與我家的凸哥兒一齊都長到三歲，長到四歲了。這「山手」地方的邸宅街內的樹蔭濃深而寂靜的橫街裏，可愛的童話的世界就開始了。三個小孩平常總是很和睦的一同遊戲着。有時候路上畫着白粉的圓圈或三角形，塗紅的橡皮球動轉着，或是玩具的電車遺忘

在那里。

芳姑兒的衣服，平常很整齊，可以見得父親的愛與注意很是周到。伊的衣服與玩具比家裏的凸哥兒與里姑兒，差不多還要華麗豐富。但是——這或者是我們這樣想的緣故，也未可知，——芳姑兒的神氣不知怎的總有點寂寞無聊的地方。伊急口的很會講話，又高聲的笑，在三個人中間是最熱鬧的小孩；但時常忽然的沉默了，現出憂鬱模樣。三個人都用了單句談着天，在院子裏弄泥土，或是什麼遊戲。里姑兒的口氣最是豪爽，有大人的情形；芳姑兒最多話，照例是急急忙忙的，彷彿是拾起了又傾出的一般，急口講話。凸哥兒畢竟是個男孩子，用了含着有壓迫的威嚴的言語；只是在那里發威呢。我心裏微笑，時常聽着他們的話，機械的做着著述的工作。忽然注意的聽，芳姑兒的聲音沒有了，等了許久還沒有，心想「這可奇了，」開了紙窗去看。芳姑兒離開了他們二人，獨自陰沈沈的立着。

「怎麼了？你們不是欺侮了芳姑兒麼？」我這樣問。里姑兒與凸哥兒一齊

說：「不！」用力的搖頭。

「你們好好的和芳姑兒一同去玩去！」我說。他們二人用了小孩們的慰藉方法，想將芳姑兒的精神振作起來；但伊總是很憂鬱頹唐的樣子。就是在這個小小的靈魂裏，也已經有人間的寂寞，很固執的附着在裏面了。我無端的心裏覺得感傷，便對他們說：

「凸哥兒和里姑兒好好的同芳姑兒去玩耍，因為芳姑兒的母親是沒有了。」我的辦事的地方沒有一定的時間，但大抵下午五點鐘總回家了。里姑兒的父親差不多同我一樣的時刻也回家來。只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最遲。里姑兒與凸哥兒等到他們的父親回家。大抵就都叫回家吃飯去了。這時候，芳姑兒總是一個人留在後面。

「芳姑兒進來罷！」乳母雖然叫伊，芳姑兒却仍然不回家去，獨自一個人在那里唱着什麼歌。這孤寂的歌聲從窗間進來，落到我們的食桌上，這時候再沒有別的事物更能使我們感着無母之兒的悲哀的了。過了一會，聽得「父親！」這一

聲迸躍的呼聲，重而且懶的靴聲中間，夾着小小的足音，隨後便是戛的開門的聲響。

「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了！」妻這樣說，臉上彷彿現出「這可好了」的一種意思。

芳姑兒五歲那個春天，芳姑兒的家遷移到同一區內却相離頗遠的A街去了。隨後便有新婚少年夫婦的快樂家庭，搬來住下了。

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又同是將這橫街當作世界，每日在一處唱歌遊玩過活的三個人中間，那個別離，——人間一切悲哀的根源的別離，終於到了。在里姑兒與凸哥兒一方面，這最初的別離，確也是他們的最初的悲哀了。三個人變了兩個人了；兩個人雖然仍是和睦的遊玩着，但也似乎時時想芳姑兒的事情來。

「好罷！我會到芳姑兒那里去遊玩去的，——」里姑兒和凸哥兒爭鬧的時候，常常這樣說。

「芳姑兒到那里去了呢？」凸哥兒也很寂寞似的這樣問。

大約經過了二十日，兩個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芳姑兒的事情的時候。一天是禮拜日，芳姑兒回了乳母，來訪他們了。

「里姑兒！賢哥兒！」芳姑兒這樣交互的叫喚着，小雀兒一般的高興，玩耍了二小時光景，這纔回去了。兩個人各自拿出新買的玩具來，很親熱的款待芳姑兒，乳母將芳姑兒每日只是說要到里姑兒那里去，到凸哥兒那里去的事，在現今的家裏總是不慣，只是說「回家去罷，回家去罷！」很令大人們爲難的事，都說給我們聽了。我想着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覺得幾乎要含淚了。乳母又說，本想辭了回去，因爲這個小孩很是可憐，所以不能脫身。曾聽得有人說乳母實在已經扶正，變了芳姑兒的母親了；但我却不相信，實際上也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我雖然覺得這乳母是粗俗的可厭的女人，但如妻所說的話一樣，心裏却是一個很好的人。

這回以後，芳姑兒又來玩了兩三次，每次都很高興的游玩了，這才回去。乳母告訴我們，才走進橫街口的時候，芳姑兒便大聲的「賢哥兒，里姑兒」的叫起

來了。

「那邊雖然也有朋友，但是無論怎樣似乎總不能忘記你家的凸哥兒和里姑兒，——」乳母笑着說。

最終的一次，芳姑兒來的時候，里姑兒在三日以前說往外婆家去，早已出門了，便是凸哥兒也湊巧正同母親上街去了。

芳姑兒很孤寂似的，彷彿將要哭出來的樣子，暫時立在柵欄門的外邊，後來經乳母的勸慰，才懶懶的回去了，當作賜品帶來的三個大而且紅的蘋果，留在門口的臺上。——

我們得到信息，說芳姑兒因了急性肺炎，只病了一天便死去了，這是二十多天以後的事了。

「芳姑兒終於到母親那里去了，」妻歎息着說：「父親還不知怎樣的頹喪呢！」

「唔，」我的心裏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

後來妻在街上遇見乳母，聽哭着告訴伊說，——說到父親的頹喪，真是不忍見他；每到傍晚，聽着沒有氣力的靴聲，隨後是裏的開門的聲音，心裏想這是歸來了，只是正做着事，放手不下，便不出去迎接。等了好久，却總不再聽到別的聲音。出去看時，只見主人坐在門口板臺上面，兩手捧着臉，俯伏在膝上，他大約連脫靴的勇氣都沒有了。——

我聽了這話，不覺眼淚流下來了。

里姑兒與凸哥兒仍然很和睦的，每日在一處游玩。二人都知道芳姑兒是「死了」，但是「死」這件事裏所含的意味，他們是不知道，——不，有誰知道呢？我只想念着催逼着說「回家去罷！」的小小的魂靈的鄉愁，而且覺得芳姑兒如今終於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裏去了。

(選自現代日本小說集)

(註) (一) 凸哥兒 譯者原注：「原意是前額凸出的小兒，後來只當作一種親愛的譯名。」

(二) 朴訥 朴乃直朴，訥乃訥訥不能出口。

(三) 九髻 譯者原注：「已嫁的女人所梳的頭。」

(四) 山手 譯者原注：「原意是近山的地方，此處却專指東京本鄉一帶高地，與深川等「下町」對稱。

(五) 邸宅街 譯者原注：「木郷片町及矢來一帶的名稱，其地皆大家邸宅，別無店舖。」

(六) 急性肺炎 肺中發炎，乃一種極劇烈之傳染症。

二 草 原

(波蘭顯克微支著)

周作人譯

有兩片土地相並的排着，正如兩個極大的草原，中間只有一條明麗的小河將他們分開。

這河的兩邊，在某一地點漸漸的分離，便造成一個淺的渡口，——一個盛着安靜清澈的水的小河。

人們可以看見純青河流下的黃金色的底，從那里長出荷花的梗，在光輝的水面上發花；虹色的蝴蝶繞着紅白的花飛舞；在水邊的棕櫚樹和光明的空氣中間，鳥類叫着，彷彿銀鈴一樣。

這是從這邊到那邊去——從生之原往死之原去的渡口。

這兩面都是那至高全能的梵天所創造，他命令善的毗濕奴主宰生之國，智的濕縛主宰死之國。

他又說道：「你們各自隨意做去。」

在屬於毗濕奴的國內，生命便沸涌出來；太陽開始出沒，晝夜也出現了；大海也漲落起來；天上有雲走着，滿含着雨；在地上生出樹林，許多的人，獸和鳥也都出來了。

那善神創造愛，使一切生物能够生產子孫，他又命令愛，叫他同時便是幸福。

這時候梵天叫毗濕奴去，對他說道：

「在地上你不能想出比這更好的了，天上又已經由我造成，你可以暫且休息，讓那所創造的，便是你所稱爲人的，獨自去紡生命的絲罷。」

毗濕奴依了梵天的命今，於是人們開始照管自己了。從他們善的思想裏，生出了喜悅；從惡的思想裏，又生出了悲哀。他們很驚異的看到這生活並不是無間的喜宴，而且梵天所說的生命之絲，也有兩個紡女紡績着：一個有微笑的面貌，一個有淚在伊的眼中。

人們走到毗濕奴的座前，訴說道：

「主呵，悲哀裏的生活是不幸呵。」

他答道：「讓愛來安慰你們。」

他們聽了這話，便安靜了，一齊走去。愛果然將悲哀趕走，因為將他和愛所給與的幸福比較起來，便覺得很輕了。

但是愛却同時又是生命之產生者。雖然毗濕奴的國土是極大，但人類所需要的草果蜂蜜樹實，都缺乏了。於是最聰明的人們起手來砍去樹木，開闢林地，耕種田野，播種收穫。

這樣，工作便來到世間。不久大家須得一律分任；工作不但成爲生活的基
本，而且便是生活的本身了。

但是工作生勞苦，勞苦生困倦。

人們又來到毗濕奴的座前，伸着兩手，說道：

「主呵，勞苦使我們衰弱，困倦住在我們的骨裏了：我們希求休息，但是生

命要素我們無間的工作。」

毗濕奴答道：「大梵天不許我改變生活，但我可以創造一點東西，使他成爲生活的間歇，這樣便是休息。」

於是他創造了睡眠。

人們很喜悅的受了這新的賜品，大家都說從神的手裏接受來的一切物事之中，這是最大的恩惠了。

在睡眠裏，他們忘却了他們的勞苦與悲哀；在睡眠裏，那困倦的人回復了他們的力氣；那睡眠揩乾了他們的眼淚，正如慈母一般，又用了忘却的雲圍繞着睡者的頭。人們讚美睡眠，說道：

「你有福了，因爲你比醒時的生活更好。」

他們只責備他，不肯永久的留着；醒又來了，以後又是工作，——新的勞苦與困倦。

這思想苦迫着他們，於是他們第三次走到毗濕奴那里說

「主呵，你賜給我們大善，極大而且不可言說，但是還未完全。請你使那睡眠成爲永久的。」

毗濕奴皺了他的額，因爲他們的多事，所以發怒了，回答道：「這個我不能給你們，但在河的那邊，你們可以尋到現在所要的東西。」

人們依了神的話，大家走向小河；到了岸邊，他們觀看對岸的情狀。

在那安靜而且清澈，點綴着花朵的水面之後，橫着死之原，濕縛的國土。

那里沒有日出，也沒有日入；沒有晝，也沒有夜。只有白百合色的單調的光，融浸着全空間。

沒有一物投出陰影，因爲這光到處貫徹，——彷彿他充滿了宇宙。

這土地也並非不毛：凡目力所能到的地方，看見許多山谷，滿生着美麗的大小樹木，樹上纏着常春藤；在巖石上垂下蒲陶的枝蔓，但是巖石和樹幹幾乎全是透明，彷彿是用密集的光所造。

常春藤的葉有一種微妙清明的光輝，有如朝霞：這很是神異、安靜、清淨，

似乎在睡眠裏做着幸福而且無間的好夢。

在清明的空氣中，沒有一點微風，花也不動，葉也不顫。

人們走向河邊來，本來大聲談講着，見了那白百合色的不動的空間，忽然靜默了。過了一刻，他們低聲說道：「怎樣的寂靜與光明呵！」

「是呵，安靜與永久的睡眠，……」

那最困倦的人說道：「讓我們去尋永久的睡眠罷。」

於是他們便走進水裏去。藍色的深水在他們面前自然分開，使過渡更爲容易。留在岸上的人，忽然覺得惋惜，便叫喚他們；但沒有一個人回過頭來，大家都快活而且活潑的前行，被那神異的國土的奇美所牽引。

大眾站在生的岸上，這時看見去的人們的身體變成光明透徹，漸漸的輕了，有光輝了，彷彿與充滿死之原一般的光相合一了。

渡過以後，他們便睡在那邊的花樹中間，或在巖石的旁邊。他們的眼睛合着，但他們的面貌是不可言說的安靜而且幸福。在生之原這里，便是愛也不能給

與這樣的幸福。——一切留在生這一面的人，見了這情形，互相說道：

「濕縛的國更甜美而且更好，……」

於是他們開始渡到那邊去，更加多了。老人、少年、夫婦、領着小孩的母親、少女，都走過去，像莊嚴的行道一般；以後幾千幾百萬的人，互相推擠着，過那沈默的渡口：直到後來生之原幾乎全空了，這時候毗濕奴——他的職務是在看守生命，——記起當初是他自己將這辦法告訴人們，不禁顫抖起來。他不知怎樣纔好，便走到最高的梵天那里。他說道：

「造物主呵，請你救助生命。你將死之國造得那樣美麗，光明而且幸福，所以一切的人都棄捨了我的國土去了。」

梵天問道：「沒有一個人留在你那里麼？」

「只有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他們這樣的互相愛戀，所以情願失却那永久的安靜，不肯閉了眼睛，使彼此不能相見。」

「那麼你要求什麼呢？」

二 草

原

(第一三七號)

七

「請你將死之國造得更不美麗，更不幸福；否則就是那一對的人也怕要捨我而去，在他們的愛之春天一經過去之後。」

梵天想了一會，說道：

「不，我不去減少死之國的美麗與幸福，但我將別造一點東西去救存生命。自此以後，人們當被規定渡到那邊去，但他們將不復自願的去做。」

他說了這話，便用黑暗織了一張厚實的幕，造了兩個生物，苦痛與恐怖，命令他們將這幕掛在路口。

生命又充滿了生之原了，因為死之國雖然仍是那樣的光明而且幸福，人們都怕這入口的路。

(註) (一) 二草原 譯者原著：「原注云印度故事……是空想的詩的作品。……這種新作的古事，

猶如舊酒囊裏的新酒，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無論時、地，情事怎樣的渺遠荒唐，但現代人的心却在底下跳着，所以同寫實作品一樣的能夠引動我們的心情。」

賣火柴的女兒

(丹麥安徒生著)

周作人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着頭，赤着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着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着；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着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着許多火柴，手裏也拏着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的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伊並不想到他。街上窗櫺裏

賣火柴的女兒

(第一五〇號)

一

都明晃晃的點着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爲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噢！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着，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裏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爲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掙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爲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卻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偷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着，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着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面前，帶着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賸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支又在牆上擦着。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着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着光亮的晚飯器具，

燒鵝肚裏滿裝着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着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

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着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的蠟燭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卻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爲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着伊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

將整把的火柴擦着，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着牆，兩頰緋紅，口邊帶着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擎着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旁人說：「伊想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的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選自空大鼓）

（註）（一）樞 音盤。闌楣爲方格，又於其橫直交處爲圓子，如綺文玲瓏，謂之曰樞。

先驅

(芬蘭哀禾著)

周作人

二人同役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譴，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啻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漁，或相將刈^①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闢治之耳。今日赤楊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傭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②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沮^③。曰：「荒林之中刈^④寒爲

先

驅

(第一七八號)

一

虐。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女兒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既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尙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闢者也。」雖然，芬蘭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關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送舊友寧其新居，又遍游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板猶未帖合，梁末參差出於屋角。田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尙積枯木。安尼就地然炬火；又初次取牛渾乳。吾與微勒共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尙衣盛服。微勒計將來之事，意氣甚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

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一日返家，乃詢其近況。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當時秋假，乃攜一銃，一狗入鄉游獵。一日爲十月曇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轅間結素帛，縛樞橫木上。微勒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窀穸，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禮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草食之。微勒則掣其繮，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

先

編

(第一七八號)

三

主，視之殆如槁骸也。已而微勒別去，注目視樞；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工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籬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勒在此已闢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有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赤楊之林使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坦，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不休止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銃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燄，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第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

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二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侍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荒林且永久不闢，而文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田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墓上，爲之記念。蓋言其往事，如是者則旣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選自域外小說集)

(註) (一)刈 割草也。穀曰穫，草曰刈。

(二)憐 真情也。

(三)資斧 行旅之資也。

(四)沮 止也。

(五)冽 寒也。

(六)芬蘭 (Finland) 在俄國北部，本瑞典領地，一七〇九年歸於俄國，後制定憲法，以俄

先

驅

(第一七八號)

五

王兼爲大公。歐戰後獨立，行共和制。

(七) 田疇 穀田曰田，稻田曰疇。

(八) 坡陀 高下不平之地也。

(九) 滲 音凍，乳汁也。

(一〇) 銃 斧穿也，謂受柄之處。今作火器解。

(一一) 罽 乃烏雲密布之意。

(一二) 鳥道 難行之道也。

(一三) 稔 音稭，俗讀審，熟悉也。

(一四) 柩 有尸之棺也。

(一五) 窆窆 墓穴也。

喫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 Te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的草堂隨筆（原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

喫

茶

（第一七九號）

一

王兼爲大公。歐戰後獨立，行共和制。

(七) 田疇 穀田曰田，稻田曰疇。

(八) 坡陀 高下不平之地也。

(九) 漣 音凍，乳汁也。

(一〇) 銃 斧穿也，謂受柄之處。今作火器解。

(一一) 曇 乃烏雲密布之意。

(一二) 鳥道 難行之道也。

(一三) 稔 音莊，俗讀審，熟悉也。

(一四) 柩 有尸之棺也。

(一五) 窆窆 墓穴也。

喫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的草堂隨筆（原名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

喫

茶

（第一七九號）

一

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④，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⑤，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卽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於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

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餠餌」，其性質與「阿阿兜」^⑥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熟，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筋，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並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汶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利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

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燥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鏊，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燥，

紅醬搽，辣醬搽：

周德和格⑤五香油燥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爲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

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爲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爲可惜也。

(選自澤鴻集)

(註) (一) 葛辛 (George Ginsing, 1887—1903) 英國散文家與小說家，作風屬於左拉及巴爾紱

克之寫實派，以描寫近代生活之憂愁與苦惱爲主。

(二) 土斯 即切成片之麵包，蒸或烤者。

(三) 抹茶 抹同末，碎末也。陸羽茶經曰：「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

又曰：「飲有憚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研乃熬乃煬乃春。」又曰：「碧粉縹塵非末也。」

(四) 阿阿兜 玉蜀黍所製，如黃色雞蛋糕，質甚粗，味甜，北人常以之代飯或作爲點心充饑。

(五) 格 紹興方言，意爲「的」。

喫 茶 (第一七九號)

五

西山有虎行

沈周

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山上去。

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無虎慮。

今年虎多令人憂，邊山擲人茶不收。

牆東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罽毳。

官司射虎差弓手，自隱山家索雞酒。

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逃走。』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鈞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游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

西山有虎行

沈周

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山上去。

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無虎慮。

今年虎多令人憂，邊山擲人茶不收。

牆東小女背血流，村南老翁空餽餽。

官司窮虎差弓手，自隱山家索雞酒。

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避走。」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鈞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

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二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二月三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脛上，以厭虫蟻。侵農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鞞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

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爲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如胡蝶，又如鷄雛，尤爲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

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選自澤瀉集)

(註)

(一) 南京 『住過六年』，爲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六，卽始自『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終於『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均見周作人雨天的書學 校生活的一葉)

(二) 淪 音樂，衰也。

蒼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西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①，飯蒼蠅^②太小，麻蒼蠅^③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④，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們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强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諾亞思^⑤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蒼 蠅 (第一九三號)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⑤，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 (Mi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盜 ^⑥，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

她還是記念著恩送米盞，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膽，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訶美洛思 (Homeros) 在史詩中嘗比勇士於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人，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喝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舐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①的昆蟲記^②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於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修思一流的狡獪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③又云，『非鷄則鳴，蒼蠅之聲』^④。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

湫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巷。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烏豎豆格烏，像烏豎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卽『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

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舉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

(選自譯瀉集)

(註) (一) 蒼蠅共有三種 此係就常見者而言。據動物學大辭典，共有二十七種之多。

(二) 飯蒼蠅 體長約二分，夏日飛行室內。

(三) 麻蒼蠅 疑卽蠶蠅，夏日常集於糞上。

(四) 青蠅 體金綠色。

(五) 路吉亞諾思 (Lukianos, 125—200A. D.) 本敘利亞人，學於雅典，遂留其地，教徒自

給。作神祇問答，人鬼問答等以嘲哲學者及古代神話。又有信史，爲路吉亞諾思所著唯一之小說，書名信史；而無一非誑，詳見周作人歐洲文學史 p.p. 61—62

(六) 一首詩 亦題作蒼蠅，現收入周作人詩集過去的生命，前半云：「我們說愛，愛一切衆生；但是我——却覺得不能全愛，我能愛狼和大蛇，能愛林野背景裏的豬。我不能愛那蒼蠅。我憎惡他們，我詛咒他們。」

蒼 蠅 (第一九三號)

五

- (七) 恩迭米叁 (Eudamion) 卽安特美恩，詳見鄭振鐸戀愛的故事 pp. 33—50。安特美恩的美夢。
- (八) 阿美洛思 (Homeros) 卽荷馬，史詩奧特賽 (Odyssey) 與伊利亞特 (Iliad) 傳爲荷馬所作。奧特賽一作阿迭修思 (Odysseus)。
- (九) 法勃耳 (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 學無師承，由於自習。曾在鄉間教理化博物等科，終身窮困。因昆蟲之特別研究得名。講義極富趣味，遂爲同事所嫉忌，或言其誣毀宗教，或言其文字鄙陋，實則法勃耳之文，乃詩意之文耳。
- (一〇) 昆蟲記 有林爾昆蟲故事譯本，其中有云：「蠅的子嗣喫黃蜂幼蟲的食物，有時倘若缺乏，便喫幼蟲。這蠅……等待着那『黃蜂帶着她的俘虜穿進巢穴』的時機。正當她的身體鑽進一半，將要全身沒入穴中時，小蠅突然前進，停在有一點突出在黃蜂後端的俘虜上，趁黃蜂因艱於入內而停止時，如迅雷般的產一卵或連續產二三卵於俘虜身上。……他的暗褐的顏色，大而血紅的眼，可驚嘆的耐心，往往使我想起一幅盜匪的畫象，身披黑衣，頭包紅巾，在樹林內守候，伺機劫掠旅客」。 (pp. 112—113)
- (一一) 營營青蠅四句 原見小雅甫田之什第九篇。營營，蠅聲也，一作『往來』解。樊，薜蘿

也。豈弟，通愷悌。鄭康成箋云：「蠅之爲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此亦卽陸農師所謂『青蠅善亂色』。」

(二二) 非雞則鳴蒼蠅之聲 原見齊風第一篇。

(二三) 聖考濟 (St. Francis, 1416—1507) 意大利僧人。

(二四) 坤雅 書名，宋陸佃撰，二十卷，釋魚獸鳥蟲馬木草天，凡八篇，蒼蠅當見第四篇。此書言爲爾雅之輔也。

(二五) 譚名 同僚因爲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忌妒他，叫他做「蒼蠅」。自己的園地
P.103 法布爾昆蟲記

山居雜詩（七首錄一）

周作人

「蒼蠅紙」上咬咬的聲響，

是振羽的機械的發音麼？

是訴苦的恐佈的叫聲麼？

「蟲呵，蟲呵！難道你叫着。業便會盡了麼？」（註）

我還不如將你兩個翅子都粘上了罷。

（註）這是日本古代失名的一句詩。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一個姓秦的二十

賣汽水的人

(第一九八號)

一

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豐一到那里看石牌，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猾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㉔，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選自過去的生命)

(註) (一) 般若堂 般若，梵語，猶言智慧，或又解為脫離妄想，歸於清淨。

(二) 爛漫 光彩分布也。

(三) 穹 凡物隆起者皆曰穹。

(四) 鶴突 不曉事之意，糊塗聲之轉也。此處似宜作「突然」解。

(五) 𠵼𠵼 音策出，同躑躅，又同蹉蹉。

賣汽水的人

(第一九八號)

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晴快，星期三，（舊曆十二月初九）郁達夫

早晨起來後，就華林那裏去吃咖啡，太陽晒得和暖，也沒有寒風吹至，很想盡情地玩牠一天。華林的老母和徐葆炎倪貽德夏萊蒂三人，接着來了，我就請他們去市內吃飯，一直吃到午後三點，才分手散去。

從飯館出來，又買了些舊書，四點前後，上出版部去。看了信扎，候人不來，就又出去上徐葆炎那裏，把他們的稿子拿了，和一位舊相識者上法大馬路去喝酒。

酒後又去創造社，和葉某談判了一兩個鐘頭，心裏更是憂鬱，更覺得中國人的根性的卑劣，出來已經將戒嚴的時候了，近來上海中國界戒嚴，晚上八九點鐘，就不准行人往來——勉強的同那一位舊相識上新世界去坐了半夜，對酒聽歌，終感不到樂趣。到了十二點鐘，鬱鬱而歸，坐的是一路的最後一次電車。

（節錄日記九種。）

平民的文學

周作人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爲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彫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那時，我們也只能將他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爲他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

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爲普遍，也更爲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爲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

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謫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闐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卽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略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爲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爲唯一之目的。因爲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話，本非全數的人盡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學，現在也不必個個『田夫野老』，都可領會。近來有許多反對白話，說這總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

不如仍用古文。現在請問，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學的，倘說因為他們不能懂，便不如拋了高賓球三氏的植物學，去看本草綱目，能說是正常辦法麼？正因為他們不懂，所以要費心力，去啓發他。正同植物學應用在農業藥物上一樣，文學也須應用在人生上。倘若怕與他們現狀不合，一味想遷就，那時植物學者只好照本草綱目講點玉蜀黍性寒，何首烏性溫，給他們聽，文人也只好編幾部封鬼傳八俠十義給他們看，還講什麼我的科學觀文學觀呢？

第二，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在現在平民時代，所有的人都祇應守著自立與互助兩種道德，沒有什麼叫慈善。慈善這句話，乃是富貴人對貧賤人所說，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樣，是一種極侮辱人類的話。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夠改進到正當的方向，決不是說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學者，見了一個乞丐，決不是單給他一個銅子，便安心走過；捉住了一個賊，也決不是單給他一元鈔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給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但他有他心裏的苦悶，來酬付他受苦或爲非的同類的人。他所注意的，不

單是這一人缺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的事，乃是對於他自己的，與共同的人類的運命。他們用一個銅子或用一元鈔票贖得心的苦悶的人，已經錯了。他們用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買得心的快樂的人，更是不足道了。偽善的慈善主義，根本裏全藏著傲慢與私利。與平民文學的精神，絕對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在中國文學中，想得上文所說理想的平民文學，原極爲難。因爲中國所謂文學的東西，無一不是古文。被擠在文學外的章回小說幾十種，雖是白話，却都含著游戲的誇張的分子，也夠不上這資格。祇有紅樓夢要算最好，這書雖然被一班無聊文人學壞，成了玉梨魂派的範本，但本來仍然是好。因爲他能寫出中國家庭中的喜劇悲劇，到了現在，情形依舊不改，所以耐人研究。在近時著作中，舉不出什麼東西，還只是希望將來的努力，能翻譯或造作出幾種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作品。

(選自藝術與生活)

(註) (一) 李士之濱莫非王臣 語見詩經。李士之濱，猶言境域以內。

(二) 本草綱目 書名，明李時珍著，中載藥名，取諸家之說，剔除繁複，訂補譌誤，凡五十二卷。

平民的文學 (第二〇號)

七

HA

民衆藝術

一是促進民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底思想，一是厭棄頹廢的中產階級藝術，一是爲了新與民衆，尤其是無產階級所產生的新的藝術。主張所謂真的藝術是把民衆底悲歡，欲求，信仰，集於個人生活底焦點而燃燒着的。羅曼·羅蘭就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

(錄自孫儂編：文藝辭典·)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卻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進沙漠路，在那時候

苦雨

(第二七一號)

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②。坐驟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③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卻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垛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④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卻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佢們』^⑤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

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一屋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卻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卻極不容易得

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淪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卻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是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著，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卻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

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遊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著看你的『秦游記』^①，現在卻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②的事罷。

(註) (一) 歎乃 行船櫓聲也。唐元結有歎乃曲。歎與唉同，讀如埃上聲。劉蛻湖中歌作窳迺，劉吉

史瀟湘詩作曖迺，黃山谷以爲字異音同。

(二) 保姆 撫育子女者之稱，亦作保母。古於衆妾中擇一人爲之。今富家亦多雇用他家婦女爲其子女之保母。

(三) 『爲魚』 人類係由單細胞進化而來。進化之第初，乃由單細胞漸進爲魚類；又經數百萬年，一部分魚類進化爲兩棲動物；以後又幾經變化，始逐漸成爲人類。故吾輩遠祖，『爲

魚』之時期頗悠久也。

(四) 斷髮文身 截短頭髮，雕鏤皮膚爲文飾。此乃野蠻人之風俗。現今之文明人均由古代野蠻人進化而來，故間有蠻性遺留之痕跡。

(五) 『海』 北平城之所謂海，實僅較大之池而已。最著者有二海，卽北海、中海、南海也。

(六) 『陝半天』 陝西距北平甚遠，似在天之另一方，故曰陝半天。

(七) 準沙漠路 準，則也，仿也。準沙漠路，言其路似沙漠也。

(八) 胡 悠閒自得也。

(九) 『不亦快哉』 金聖歎評西廂，自述平生快事，每事末殿以『不亦快哉』一句。

(一〇) 『梁上君子』 後漢陳寔爲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隱見之，呼子孫正色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於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

盜大驚，自投於地。後因稱竊物之賊曰梁上君子。

(一一) 『佞們』 民國日報覺悟早年曾定『佞』爲人稱代名詞第三身稱中性之稱。

(一二) 『淌河』 俗謂水順下曰淌，讀如湯上聲。

(一三) 蛤 蛙類。

(一四) 秦 卽陝西，古秦地也。

(一五) 秦遊記 卽長安道上，見第三册第六篇。

(一六) 『意表之外』 此係晨報副刊當時對某君之嘲笑，語因成新典實，時引爲談資。蓋表卽外

也，既云「意表」。卽不必「外」，意表之外猶謂意外之外，有發牀架屋之嫌。

苦 雨

(第二七一號)

七

48

『小品散文』(節)

胡適

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節自胡適文存卷二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兒童的書

周作人

美國斯喀德 (Scudder) 在學校裏的兒童文學一篇文裏曾說，「大多數的兒童經過了小學時期，完全不會和文學接觸。他們學會唸書，但沒有東西讀。他們不會知道應該讀什麼書。」凡被強迫唸那書賈所編的教科書的兒童，大都免不掉這個不幸，但外國究竟要比中國較好，因為他們還有給兒童的書，中國則一點沒有，即使兒童要讀也找不到。

據我自己的經驗講來，我幼時唸的是『聖賢之書』，却也完全不會和文學接觸，正和唸過一套書店的教科書的人一樣。後來因為別的機緣，發見在那些唸過的東西以外還有可看的書，實在是偶然的幸運。因為唸那聖賢之書，到十四歲時纔看得懂『白話淺文』，雖然也看綱鑑易知錄。當日課的一部分，但最喜歡的却是鏡花緣。此外也當然愛看繡像書，只是繡的太是呆板了，所以由三國志演義的

繪圖轉到爾雅圖和詩中畫一類那里去了。中國向來以爲兒童只應該唸那經書的，以外並不給預備一點東西，讓他們自己去掙扎，止那精神上的飢餓，機會好一點的，偶然從文字堆中——正如在穢土堆中檢煤核的一樣——掘出一點什麼來，聊以充腹，實在是很可憐的，這兒童所需要的是什麼呢？我從經驗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與畫本。

二十餘年後的今日，教育文藝比那時發達得多了，但這個要求曾否滿足，有多少適宜的兒童的書了麼？我們先看畫本罷。藝術家的一方面因爲情形不熟，姑且不說繪畫的成績如何，只就兒童用的畫本的範圍而言，我可以說不會見到一本略好的書。不必說克路軒克（Orulskank）或比利平（Bilbin）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夢二的那些插畫也難得遇見。中國現在的畫，失了古人的神韻，又併沒有新的技工，我見許多雜誌及教科書上的圖都不合情理，如塔石傾邪，或者母親送四個小孩去上學，却是一樣的大小。這樣日常生活的景物還畫不好，更不必說純憑想象的童話繪了，——然這童話繪却正是兒童畫本的中心，我至今還很喜

歡看魯濱孫等人的奇妙的插畫，覺得比歷史繪更爲有趣。但在中國却一冊也找不到。幸而中國沒有買畫本給小兒做生日或過節的風氣，否則真是使人十分爲難了。兒童所喜歡的大抵是線畫，中國那種的寫意畫法不很適宜，所以即使往古美術裏去找也得不到什麼東西，偶然有些織女鍾馗等畫略有趣味，也稍缺少變化；如蓀秉貞的耕織圖却頗適用，把他翻印出來，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閱。

兒童的歌謠故事書，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質上未免還是疑問。我以前曾經說過，一大抵在兒童文學上有兩種方向不同的錯誤：一是太教育的，即偏於教訓；一是太藝術的，即偏於玄美：教育家的主張多屬於前者，詩人多屬於後者。其實兩者都不對，因爲他們不承認兒童的世界。「中國現在的傾向自然多屬於前派，因爲詩人還不會著手於這件事業。向來中國教育重在所謂經濟，後來又中了實用主義的毒，對兒童講一句話，映一映眼，都非含有意義不可，到了現在這種勢力依然存在，有許多人還把兒童故事當作法句譬喻看待。我們看那伊索寓言後面的格言，已經覺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其實藝術裏未嘗不可寓意，不過須

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樣，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裏，決不可只把一塊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但是這種作品在兒童文學裏，據我想來本來還不能算是最上乘，因為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有那無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安徒生的醜小鴨，大家承認他是一篇佳作，但小伊達的花似乎更佳；這並不因為他講花的跳舞會，灌輸汎神的意思，實在只因他那非教訓的無意思，空靈的幻想與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與兒童的世界接近了。我說無意思之意思，因為這無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兒童空想正旺盛的時候，能夠得到他們的要求，讓他們愉快的活動，這便是最大的實益，至於其餘觀察記憶，言語練習等好處即使不說也罷。總之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麼標準。中國還未曾發見了兒童，——其實連個人與女子也還未發見，所以真的為兒童的文學也自然沒有，雖市場上攤著不少的賣給兒童的書本。

藝術是人的需要，沒有什麼階級性別等等差異。我們不能指定這是工人的，那是女子所專有的文藝，更不應說這是為某種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一個例

外，便是「爲兒童的」。兒童同成人一樣的需要文藝，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給。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現代野蠻民族裏以及鄉民及小兒社會裏通行的歌謠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這些材料還不能就成爲「兒童的書」，須得加以編訂才能適用。這是現在很切要的事業，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對兒童有愛與理解的人都可以著手去做，但在特別富於這種性質而且少有個人的野心之女子們我覺得最爲適宜，本於溫柔的母性，加上學理的知識與藝術的修養，便能比男子更爲勝任。我固然尊重人家的創作，但如見到一本爲兒童的美的畫本或故事書，我覺得不但尊重而且喜歡，至少也把他看得同創作一樣的可貴。

「選自己的園地」

(註)

(一) 網鑑易知錄

清人所編之初級歷史書，供塾中學童之用。

(二) 鏡花緣

清李汝珍所著之章回小說。

兒童的書

(第三〇九號)

五

(三) 克路軒克或比利平 皆西洋插畫畫家。克路軒克曾爲牛津大學本格林童話集繪插圖。

(四) 竹久夢二 日本人。曾爲高島平三郎所編之歌咏兒童的文學繪插圖。

(五) 焦秉貞的耕織圖 焦秉貞，清濟甯人，爲欽大監五官正，工西洋畫法，繪人物作耕織田

家風景，曲盡其致。康熙中祇候內廷，詔繪耕織圖四十六幅，稱旨。

(六) 安徒生 (Andersen) 丹麥童話大家。

春天與其力量

愛羅先珂講
周作人譯

朋友們，春天和我們同在了。他主宰我們的田野和我們的園，他統治各處地方。他還要穿到人們的冷的心裏了，還要去敲在黑暗與冷淡裏假寐著的靈魂的門。他用了一片綠的天鵝絨的毯蓋住我們的田野；他用了美而且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他使鳥唱戀愛的歌，他使小河低語希望的話，他使柔和的晚風給失望的心帶回他的祕密的親愛的夢。他使我們忘却了長而冷的冬夜的一切的孤寂，冷而暗的冬天的心的背叛；到田野山林裏去的每回的散步，對我們表示一個美之新的世界；每個夜間，在那時新月對了疲倦的大地送下他的溫柔的銀色的接吻，都是一個新的啓示！

我相信，你們各人都愛春天，同我一樣的熱烈；你們各人都比我更明白的知道他的祕密，比我更深的感到他的可驚的美。

春天與其力量（第三九二號）

但是倘若春天用了美麗的花的氈毯蓋住我們的田野，倘若他用了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倘若他在我們孤寂的心裏喚醒新的精力，倘若他對於我們的絕望的靈魂給予新的氣力，在同時他又在海上和高山裏，興起怎樣有害的狂風，怎樣危險的暴風呵！春天又把怎樣的破壞的急流，從那堆積着冰雪經過了許多長的冬月的山裏，冲到開豁的山谷裏去，他把怎樣的災害的洪水散布於沿河的地域呵！

在每年的春天，有多少船壞在海上，多少性命喪在山裏，多少橋被流去，多少水磨[●]和村莊被半毀了。

但是要使得幾隻船不毀壞，幾條性命不喪失，要使得許多橋梁水磨和村莊保全了，——那麼我們情願春天永不會來。帶着冰雪的冷的冬天應當永久存留麼？決不然的。我們所願望的只是在全國裏造起許多溝渠和蓄水池讓春天的水流到國裏最遠的角落去，使荒蕪不毛的地變成豐饒。那麼，春天的洪水，正如尼羅河[●]的洪水之於埃及[●]，可以成爲人民的大的祝福而不是一個詛咒了。

人類的歷史正如任何國民的歷史一樣，可以分作多少的大的年歲，或大的時

代，如我們普通所說；每一個這樣的時代各有他自己的春，以及他的秋天和冬天。

新時代的這樣一個春天正在地上的時候，人們的心跳的比平常更快，頭腦動作的更活潑，感覺更爲銳敏，情感更爲強烈，人的道德更爲有効，他的壞處和過失也更爲厲害了。每個新時代的春天使人類的活動增加氣勢，將大的精力灌注到人生一切的機能裏去。他使詩人去尋求一種新的表現，新的節奏，新的和諧的韻，做他的美麗的詩；他使畫家去尋求新的奇妙的色彩，光與影的新的奇妙的配合；他使彫刻家在少年女子裏看出美麗的威奴思^④在少年男子裏看出神一般的亞頗羅^⑤；他使音樂家能夠把小河的低語和白楊的私語放到快活的諧調裏，把月光的溫柔的銀色的洪流收入不朽的琴歌裏去；他使建築家用了花岡石塊唱崇高的心靈的頌歌，用了大理石和青銅爲人類的幸福而祈禱；他使哲學家能夠對於人生不可解的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對於人類的切迫的疑問得到一個新的答案。這樣的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春天的可驚的力量。

（註）

（一）水磨 卽水碓，當水勢湍急之處，藉水力以舂米之具也。

（二）尼羅河 爲非洲有名之大河，依時氾濫，水退後，兩岸地甚肥沃。

（三）埃及 國名，在非洲東北部。

（四）威奴思 Venus 爲美與戀愛之女神。

（五）亞頗羅 Apollo 太陽之神，又爲生長與青春之神。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福祿特爾做了一本小說兀迭特，敘述人世的苦難，嘲笑全舌博士的樂天哲學。兀迭特與他的老師全舌博士經了許多憂患，終於在土耳其的一角裏住下，種園過活，纔能得到安住。兀迭特對於全舌博士的始終不渝的樂天說，下結論道，『這些都是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這句格言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麼注腳。但是我現在把他抄來，卻有一點別的意義。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箇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

而有同一的價值。

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要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爲，——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多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材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箇去就。但我對於這箇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園地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箇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癡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大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癡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是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爲人生的

藝術」^①的，對於這個我卻略有一點意見。「爲藝術的藝術」^②將藝術與人生分離，併且將人生附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③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爲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爲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爲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爲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爲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爲藝術」派以個人爲藝術的工匠，「爲人生」派以藝術爲人生的僕役；現在卻以個人爲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卽爲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爲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卽以爲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真種花者以種花爲其生活，——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

(選自己的園地)

(註) (一) 福祿特爾 梁任公舊譯，今通稱伏爾德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戲劇家、小說家。

(二) 亢迭特 一作慈第德 (Candide)，現有徐志摩譯本，北新版。

(三) 全舌博士 (Dr. Pangloss) 蓋出於希臘文。

(四) 膾炙人口 孟子：『膾炙所同也。』切細肉爲膾，燂肉爲炙，膾炙爲人所同嗜，故謂詩文之流行於一時者曰「膾炙人口」。

(五) 地丁 按卽紫花地丁。李時珍曰：『葉似柳而微細，夏開花結角。平地生者起莖，溝邊生者起蔓。又有一種生鄉村籬落間，夏秋間開白花，如鈴兒倒垂，葉似木香。』

(六) 爲人生的藝術 (Art for Life's Sake) 主張以現實人生之考察爲藝術之目的，與社會、道德、宗教等問題發生關係。

(七) 爲藝術的藝術 (Art for Art's Sake) 與爲人生的藝術相對，主張藝術應爲藝術本身而存在，不與其他問題發生關係，取超然之態度。

(八) 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6—1900) 論文集有意向 (Intentions)。

詩的效用

周作人

在詩^①第一號裏，讀到俞平伯君的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對於他的『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這個定義，略有懷疑的地方，現在分做三項，將我的意見寫了出來。

詩的效用，我以為是難以計算的。文藝的問題固然是可以用了社會學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為唯一的定論。

我始終承認文學是個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說而苦於說不出的話』，所以我又說即是人類的。然而在他說的時候，只是主觀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客觀的去體察了大眾的心情，意識的替他們做通事^②，這也是真確的事實。我曾同一個朋友說過，詩的創造是一種非意識的衝動，幾乎是生理上的需要，彷彿是性欲一般；這在當時雖然只是戲語，實在也頗有道理。個人將所感受

的，表現出來，即是達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此外功利的批評，說他耗費無數的金錢、精力、時間，得不償失，都是不相干的話。

在個人的戀愛生活裏，常有不惜供獻大的犧牲的人；我們不能去質問他的在社會上的效用；在文藝上也是一樣。

真的藝術家，本了他的「本性」與「外緣」的總合，誠實的表现他的情意，自然的成爲有價值的文藝，便是他的效用。

功利的批評，雖也有一面理由，但是過於重視藝術的社會的意義，忽略原來的文藝的性質。他雖聲言叫文學家做指導社會的先驅者，實際上容易驅使他們去作侍奉民衆的樂人。這是較量文學在人生的效用的人所最應注意的地方了。

『感人向善是詩底第二條件。』這「善」字似乎還有可商的餘地，因爲他的概念也是游移愉快，沒有標準，正如託爾斯泰所攻擊的美^①一樣。將他解作現代通行的道德觀念裏的所謂善，這只是不合理的社會上的一時的習慣；決不能當作判斷藝術價值的標準，現在更不必多說，也已明白了。

倘若指那不分利己利人，於個體種族都是幸福的，如克魯泡特金④所說的道德，當然是很對的了；但是「全而善美」的生活範圍很廣，除了真正的不道德文學以外，一切的文藝作品差不多都在這範圍裏邊；因為據克魯泡特金的說法，只有「資本主義」迷信⑤等幾件妨害人的生活東西是惡，所以凡非是詠歎這些惡的文藝，便都不是「惡的花」。託爾斯泰所反對的波特來耳⑥的「惡之華」⑦，因此也不能不說是向善的。批評家說，他是想走逆路去求自己的得救，正是很確當的話。他喫印度大麻去造「人工的樂園」⑧，在紳士們看來是一件怪僻醜陋的行爲。但他的尋求超現世的樂土的慾望，卻要比紳士們的飽滿的樂天主教更爲人性的，更爲善的了。

這樣看來，向善的即是人的、不向善的即是非人的文學；這也是一種說法。但是字面上似乎還可修改，因爲善字的意義不定，容易誤會。以爲文學必須勸人爲善，像明聖經⑨陰隲文⑩一般纔行，豈知這些講名分功過的「善書」裏，多含着不向善的喫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裏去呢？

託爾斯泰論藝術的價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爲標準^①。克魯泡特金對於他的主張，加以批評道：『各種藝術都有一種特用的表法，這便是將作者的感情感染與別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須有相當的一番訓練。即使是最簡單藝術品，要正當的理解他，也非經過若干習練不可。』託爾斯泰把這事忽略了，似乎不很妥當。他的普遍理解的標準，也不免有點牽強的。』這一節話很有道理。雖然託爾斯泰在藝術論裏引起多數的人明白聖經上的故事等等的例，來證明他們也一定能夠了解藝術的高尙作品。但是大多數的人，是否真能藝術的了解賞鑒，不免是個疑問。我們參照中國人讀經書的實例，推測基督教國的民衆的讀聖經恐怕他的結果，也只在文句之末；即使感受到若干印象，也爲教義傳統所拘，仍舊貌似而神非了。譬如中國的詩經凡是「讀書人」無不讀過一遍，自己以爲明白了，但真是知道關雎這一篇是什麼詩的人，一千人裏還不曉得有沒有一個呢！說到民謠，流行的範圍更廣，似乎是很被賞識了，其實也還是可疑。我雖然未曾詳細研究，不能斷定，總覺得中國小調的流行，是音樂的而非文學的；換一句話說，即是以音

調爲重而意義爲輕。中國人的「愛好諧調」真是奇異的事實；大多數的喜聽舊戲而厭看新劇，便是一個好例。在詩文界內也全然相同。常見文理不通的人，雖然古文白話一樣的不懂，卻是喜讀古文，反對白話。當初頗以爲奇，現在纔明白這個道理；念古文還有聲調可悅耳，看白話則意義與聲調一無所得，所以興味索然。文藝的作品作用，當然不是悅耳，所以經過他們的鑒定，不能就判定他的感染的力量。即使更進一層，多數的人真能了解意義，也不能以「多數決」的方法來下文藝的判決。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衆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在不背於營求「全而善美」的生活之道德的範圍內，思想與行動不妨各各自由與分離。文學家雖希望民衆能了解自己的藝術，卻不必強將自己的藝術去遷就民衆；因爲據我的意見，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現在倘若捨己從人，去求多數的了解，結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學」的標本，不是他真正的自己的表現了。

(選自自己的園地)

(註)

(一)詩 葉聖陶編，中華書局出版，僅出至八期，即停刊。爲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種。

(二)通事 謂傳譯之人。

(三)托爾斯泰所攻擊的美 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中列舉多種美之定義，以爲漫無標準。

(四)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1842—1921)俄國思想家，出身於貴族，而投身下層階級，從事社會運動，爲無政府主義之領袖。著有互助論、麵包的掠取。其俄國文學之理想與現實有北

新譯本，改名俄國文學史。

(五)波特來耳 (Baudelaire, 1821—1867)法國詩人，惡魔派、頹廢派、象徵派之祖。

(六)惡之華 (Les Fleurs du Mal)詩集名。波特來耳一八五七年作。

(七)人工的樂園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Opium et haschisch)原爲書名，波特來耳一八六

〇年作。

(八)明聖經 善書之一。

(九)陰險文 善書之一，通行本有加注證及圖說者。陰險，卽陰德也。

(一〇)托爾斯泰二短句 藝術論第十章：『好的藝術卻爲盡人所明白的。』

新文學的「二大潮流」

周作人

中國新文學的趨勢，將來當分爲二大潮流，用現在的熟語來說，便是革命文學與頹廢派。這兩者的發達都是當然的，而且據我看來，後者或要佔更大的勢力。

無論人們怎麼的說藝術可以脫離人生，但藝術家苟生爲人世之一分子，便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關係。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藝術與美，卻不知道這無非也是對於惡劣的人生的一種反動。社會總是文學的背景，我們看中國現在的情形，便可知道將來的文藝思潮應是上邊所說的這兩種，而且可以預言，樂觀的理想主義畢竟將歸於失敗。

中國情形現在是怎樣，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詳說，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話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變壞的人以外，大抵都抱着一種不滿與不快，在這源頭上就發生那兩樣的水苗。無論坐在廢墟荒草的中間，詛咒他的敵

人也罷，臨着清水自己鞭撻也罷，躲到象牙之塔裏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樂園裏也罷，在偶像破壞這一點上我們都能夠看出現代的精神，引起共鳴。他們的行為言語儘管不同，卻有共通的特色，便是詛咒現制度，反抗傳統，蔑視羣衆；這是現今社會所當受的懲罰，尤其是中國。或者人還不敢說政治上中國是個亡國，但在文化上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國民根性；無論青年如何謳歌國光，絕叫愛國，終不能蒙蔽真的藝術家的心眼，跟了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倘若中國可以亡而復興，那麼這樣新文學的興起當是牠的第一徵候。

我在這裏要重複的聲明，這樣新文學必須是非傳統的，決不是向來文人的牢騷與風流的變相。換一句話說，便是真正個人主義的文學纔行。現今的時代正是頹廢時代，總體分裂，個體解放，自然應有獨創甚或偏異的文藝發生，這在古典派看來，或以爲衰落，也未可知，但實是時代的要求，而且由我們說來，在或一點上比較個體統於總體時代的古典文學更多趣味，所以我們對於現代，不禁抱着比對於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種期待。

這樣的新文學裏常有似乎復古的現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決不是復古。本來復古也是一種革新——對於現在的反抗運動，牠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種空想，不必說只憑傳說的三代以上，他是自身的過去經驗，從回想中出來，也經過許多變化，變成新的東西，幾乎與「烏託邦」[●]的夢想很少差別；不過本人不會知道，還以為在衛道，這就是復古的弊害之所從出。形似復古的新文藝，決沒有保存國粹的氣味，他不是義務的去爲古文化服務，只是趣味的去賞玩去利用他。因爲現在人除極少數外，對於理想的將來未必能有十分的信託，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們多棄捨了未來的樂土而傾向於過去的夢境。他們覺得未來不能憑信，現在又不滿足，過去當然不見得可以留戀，但因其比未來爲實而比現在爲虛，所以便利用他創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無聊賴的心情。這在表面上是很頹喪的，其精神卻是極端現世的，或者說比革命文學家還要熱烈地現世的也未始不可。據我的曲說講來，革命文學在根本上與頹廢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樂觀，更是感情的；因爲這一點異同，所以我說他雖當興起而未必很

盛。

總之，現代的新文學，第一重要的是反抗傳統與總體分離的個人主義的色彩。這並不是一個人的嗜好與要求，只是推論起來應當如此。每到這個時期，便會有這樣文學發生，古今原是一樣，不過時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異，即如向來文人之或發牢騷，或講風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從生活中發源出來，只是人云亦云，那麼，即使做出上好的憤世嫉俗的熱烈文字，或高蹈遠引的高雅詩歌，我們也只好認爲假古典派之作，因爲他實在是老牌傳統的東西。我們還未能說中國的新文學界已經有這兩派，但我相信總是要興起來的，所略加說明。至於這兩派的造就當然有自發的原因與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選定，更不是別人所能勸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於兩者之間加以軒輊，更附加一句；雖然是蛇足。

(註) (一)人工的樂園 見本文選第四〇二號註七。

(二)烏托邦 (Utopia)十六世紀英國摩亞(Thomas More, 1478—1535)所作之小說，描寫一理

想島國。此後凡空想之理想，均稱爲烏托邦。

(三) 蛇足

戰國策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喪其酒。」

尋路的人

周作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不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裏去，也便是到那裏以前不得不掙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敝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敝車上走着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景色，聽人家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關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爲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國粹與歐化

周作人

在學衡①上一篇文章裏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爲奴隸則一也。况彼等之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於「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受。梅君以爲「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只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儘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②桐城③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麼，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麼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

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只能以聽其自然長發爲止，用不着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裏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養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④，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麼人爲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並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裏，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只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只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志，於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爲保守國粹在於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麼？他們的錯誤，由於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爲國粹，因爲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着於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爲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爲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

其神髓」這一回事。剗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只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於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於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於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去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並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區別與成見。模仿杜少陵或太戈爾，模仿蘇東坡或胡適之，都不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受他們的影響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這便是我對於歐化問題的態度。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並不是注射到血管裏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來有一種鄉愿的調和說，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⑤，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對模仿，歡迎影響說，和他有點相類似，但其間有這一個差異，他們有一種國粹優勝的偏見，只在這條件之上才容納若干無傷大體的改革，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爲素地，儘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和沁透，合爲一體，連綿變化下去，造成一個

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正如人的遺傳之逐代增入異分子而不失其根本性格。譬如國語問題，在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的意見，大抵以廢棄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爲最大的讓步了；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儘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他表現的力量。卻也不強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這樣看來，現在各派的國語改革運動，都是在正軌上走着，或者還可以逼緊一步，只不必到「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的地步；曲折語的語尾變化，雖然是極便利，但在漢文的能力之外了。我們一面不贊成現代人的做駢文律詩，但也並不忽視國語中字義聲音的兩重的對偶的可能性，覺得駢律的發達，正是運命的必然，非全由於人爲，所以國語文學的趨勢，雖然向着自由的發展，而這個自然的傾向，也大可利用，練成音樂與色采的言語；只要不以詞害意就好了。總之，我覺得國粹歐化之爭是無用的；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面不可。倘若偏執一面以爲澈底，有如兩個學者，一說「詩也有本能」，一說「要取消本能」，大家高論一番，聊以快意，其實有什麼用呢？

(註) (一) 學衡 創刊於民國十年。中華代售。

(二) 選舉 指以文選爲宗，模仿漢魏詩文者，如王闓運卽爲其一。

(三) 桐城 文派之一。清方苞姚鼐劉大櫟首創之，均桐城人，故稱爲桐城派，師法唐宋八大家，主張文以載道。其傳統人物可於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中見之。

(四) 揠苗助長 孟子公孫丑：『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五)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張之洞語。

寓言四則

韓非子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五蠹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外儲說左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而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汝欺我也。」遂與之鬪。

外儲說左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醒則睡之，亦效睡之。一日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外儲說左

沙漠間的三個夢。

南非須萊納爾作
周作人譯

我旅行過亞非利加大野的時候，太陽很熱的照着。於是我將馬牽在米母撒樹^①下，我除了鞍，聽他到枯乾的叢莽裏去喫食。左邊右邊，一切全是黃蒼蒼的土。我坐在樹下；因為熱得利害，沿着地平線的空氣都突突的跳動。過了一會，覺得非常渴睡，我將頭靠着鞍，便睡着了。在睡眠中，我見了一個異夢。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我看見兩個東西，像是沙漠的運輸動物^②：一個伏在沙上，伸長了頸子；一個立在旁邊。我看那伏着的，很覺奇異，因為伊的背上有一個重擔，上面積着很厚的沙，似乎已經積了幾百年了。

我很詫異的看伊。一個人在我的近旁，也立着觀望。於是我問他說：「這臥在沙上的大動物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女人；就是伊，在伊身內養育人類的。」

沙漠間的三個夢（第四〇七號）

1

我說：『伊爲什麼臥在此地，四面都堆着沙，動也不動呢？』

他答說：『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伊便臥在此地，風在伊的上面吹過。最古最古的生人，沒有見伊動過；最古最古的書都說伊從前臥着，正同現在一樣，周圍被沙繞着。可是比最古的書；比最古的人類的記憶更古的「言語的巖石」^②上，在現今已經破碎的「古俗的硬泥」^③上，卻曾經發見過伊的足跡，和站在伊旁邊的那個生物相並而行。你可知道，現在伊臥在這裏，從前卻曾經同他在巖石間自由游行過的呢。』

我說：『伊現在何以臥着呢？』

他說：『待我說來，一直從前「腕力時代」遇見了伊，看伊彎身下去哺乳的時候，背膊很寬，所以他的負擔便闌在伊的背上，又用「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闊帶來住了。伊向天看，又向地看，知道沒有希望了；所以伊帶了這擺脫不下的擔，便臥在沙上。從此以後伊便臥在此地。許多歲月來了又去，但「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帶，終於沒有割斷。』

我看時，見幾世紀以來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裏；地面全被眼淚濕了，從伊的鼻孔噴起沙土。

我說：『伊沒有想動麼？』

他說：『有時候，一肢也略略振動。但伊很聰明，知道背了重擔，起立不得。』

我說：『站在伊的身旁的人，爲什麼不離開了伊，獨自前進呢？』

他說：『他不能。你看，——』

我見地上有一條闊帶，從這邊伸到那邊，將他們兩個繫在一起。

他說：『伊臥在這裏的時候，他也應站在旁邊，望着沙漠。』

我說：『他知道自己爲什麼不能動麼？』

他說：『他不知道。』

我聽到一個破裂的聲響；我看時，見縛住伊的背上的重擔的索子已經裂斷了，負擔落在地上。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說：『腕力時代』已經死了，『腦力時代』用他手中的刀將他殺了。他悄悄的走向那個女人，用『人工創造』的刀，將縛着負擔的索子割斷。那個『不可避免的必然』破了，伊可以起立了。』

但我見伊仍然臥在地上沒有動，只是張着眼，伸長了頸子。伊彷彿向着荒野的極邊尋求一樣東西。但他總沒有來的日子。我很詫異，不知伊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正看着，伊的身體發抖了，眼睛裏閃出光來，正像一道日光，射進了黑暗的屋裏。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輕輕的說：『不要響！伊現在正想着；我可以起來麼？』

我又看。伊將頭從沙面擡起，我看見沙上的窪。這許多年來放伊頸子的地方。伊向地看，又向天看，又向着站在旁邊的看；但他仍然向着荒野看。

我見伊身體發抖，伊用前足踏着地，血管條條綻起；我叫道：『伊將站起來』

了！」

但單是伊的腰脅抖了幾下，依然臥在先前的地方。

但伊的頭已經擡起；伊不再將他放下了。站在我的旁邊的人說：『伊還很衰弱。你看，伊的腿壓了這許多年了。』

我見伊竭力掙扎；身上都滲出汗粒。

我說：『想來那站在伊身旁的，一定可以幫助伊罷？』

在我旁邊的人答道：『他不能幫助伊；伊應該自助；任伊掙扎着，等到自強的時候。』

我喊道：『他總不至於妨礙伊罷！你看，他站遠了一點，將中間的帶拉緊，又將伊拖倒了！』

他答道：『他現在還沒有知道呢。伊一動，便將繫住他們的帶牽動了，使他覺得不安，所以他站開了一點。將來終有一日，他能明白事理，知道伊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且聽伊再跪着掙扎。那時他便會站近了，很同情的眼對眼的看着伊了。』

伊伸長了頸子，汗粒從身上落下。伊從地面站起了一寸，卻又倒了。

我喊道：「呵，伊還太衰弱，伊不能走！這許多年已將伊的力氣耗盡了。伊將永遠不能動麼？」

他答說：「你看伊眼裏的光！」

慢慢的伊跪着掙扎，起來了。

我醒了，從東到西，都攤着荒涼的土，生着枯槁的叢莽。馬蟻在紅沙中上下亂走；日光很熱的照着。我從稀疏的樹枝中間，仰望頭上的青天。我臥着，回想剛纔所見的夢。我又睡着了，將頭枕着馬鞍。在這惡熱中，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見一塊沙漠，我見一個女人走來。伊到了黑暗的河岸上；那岸很險很高；岸上一個白鬍鬚的老人，前來迎接伊，他手裏擎一支曲杖，上面寫着「理性」一個字。他問伊來做什麼，伊答道：「我是女人，我正在尋求那自由的國土。」

他說：「這便在你的面前。」

伊說：『我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一條流水，又險又高的河岸，幾處裂縫，中間滿着沙土，此外不見有什麼了。』

他說：『那邊呢？』

伊說：『我看不見，但我用手遮着眼望去，彷彿見那邊有山有樹，太陽明晃晃的照在上面！』

他說：『那便是自由的國土。』

伊說：『我怎麼能到那邊去呢？』

他說：『這裏有一條路，是唯一的路。向「勞工的岸」走去，經過「苦難的河」。此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伊說：『沒有橋麼？』

他說：『沒有。』

伊說：『這河深麼？』

他說：『深。』

沙漠間的三個夢（第四〇七號）

伊說：「河床壞了沒有？」

他說：「是的。無論何時，都要防失足，一失足你便沒有救了。」

伊說：「有人渡過沒有？」

他說：「有幾個人試過了。」

伊說：「那裏有足跡，可以指出徒涉的地方麼？」

他說：「曾經有過。」

伊用手遮着眼睛去；說道：「我願去。」

他說：「你應該脫去你在荒野裏所穿的衣服；伊們穿了這樣衣服入水的人，都被那衣服拖下水去了。」

伊很歡喜的脫了所穿的「古來定見」的外套；因為這已經都是洞了。伊又從腰間解下長久寶愛的帶，蛾蝶飛出，像雲一般。他又說，「去了你脚下「依賴」的鞋子。」

伊站在那裏，幾乎全然裸體，只留着一件帖身的白衣。

他說：『這衣服你可以穿着。在自由的國土，他們也穿衣服的。這衣在水裏是淨的；而且總是泛着。』

我見這衣的胸前寫着「真理」一個字，這是白色的；太陽不很照過，因為別的衣服常常將他遮住了。他又說：『你擎了這杖，緊緊捏住。這杖從手中脫去的時候，你便沒有救了。將這杖放在前面：尋求你的路；他探不到底的地方，你也不要立足下去。』

伊說：『我豫備了，讓我去罷。』

他說：『不，——且住。這是什麼？——在你胸前的。』

伊默着。

他說：『解開，給我看。』

伊將衣解開，靠着胸脯有一件小東西^⑥，正在飲乳，額上的黃色卷螺髮緊貼了胸前，他的兩膝抵着伊的身體；兩手捧住了乳房。

理性說：『他是誰？他在那裏做什麼？』

伊說：『看他的小翅子。——』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他睡着了，他吃奶呢。我想帶他到自由的國土去。我帶了他很久很久了，還是一個孩子。到了自由的國土，他會變了成人了。我們可以同走，他的大的白翅子可以蔭庇我了。他在沙漠中只是切切的對我說一個字道，「情愛！」我希望到了那邊，他或者會懂得說「友愛」了。』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我想帶着他，——我用一隻手抱着；那一隻手，可以和水奮鬥的。』他說：『將他放在地上，你到了水裏，你會忘記戰鬥，只想着他了。將他放下。』他說：『他不會死的。他見你放了他，他將展開兩翼，自己飛了去。他將比你更早，在自由的國土了。將到自由的國土的人，見有從岸上伸手來援助伊的，這第一個便是「愛」了。他那時已是一個成人，不是孩子了。在你胸前，他不會與你旺，放下了他，讓他長成。』

伊從他嘴裏取出乳頭；他便咬伊，血流到地。伊將他放在地上，又包好了傷痕。伊又彎身下去，撫他的翅子。我見伊額上的頭髮，變了雪一般白，伊從少年變成老年了。

伊站在河岸上邊。伊說：『我爲什麼走這樣遠路，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去呢？呵，我很孤獨，我真是全然孤獨了。』

那理性，那老人對伊說：『靜！你聽到什麼？』

伊仔細的聽，說道：『我聽到足音，千千萬萬的足音；又都向這面走來！』
他說：『那便是跟着你走來的人的足音。你引導前去，造成到水邊的一條足跡！你現在立着的地方，被千萬人的腳踐踏，不久要成平地了。』他又說：『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麼？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伊說：『那些又怎樣了？——他們首先下去，被水沖了去，以後還是一無所

聞；他們的屍首，連橋也造不成。」

他說：「沖去了，以後還是一無所聞，——算什麼事呢？」

伊說：「算什麼事，——」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他說。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伊說：「但從這我們的屍首造成的橋

上，有誰過去呢？」

他說道：「全人類！」

於是那女人緊緊的捏住了那支杖。

我見伊直向着河的暗路走去。

我醒了；在我的周圍全是下午的黃的日光了，落日的光照着乳白的叢莽的枝條，我的馬站在旁邊，靜悄悄的喫草。我轉過身來，見千萬馬蟻在紅沙裏奔走。我想現在可以走路，下午稍爲涼快了。但我又覺得渴睡，我仰臥着，又睡熟

了。

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夢見一處地方。在山上，有勇敢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攜手同走。他們眼對眼的望着，彼此都不害怕。

我又見女人也都互相攙着手走路。

我便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天上。』

我說：『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在地上。』

我說：『什麼時候纔實現呢？』

他答道：『在將來。』

我醒了；我的周圍都是落日的光；太陽落在小山上；愉快的涼氣散布在萬物之上；馬蟻慢慢的回家去了。我向馬走去，他仍然立着靜靜的喫草。於是太陽落

到山後去了；但我知道他明日又將起來。

(選自夢)

(註) (一)沙漠間的三個夢 爲南非須萊納爾所著夢 (Dreams) 之一。體法喻言，脫胎於新舊約書。

(二)米母撒樹 Mimosa 譯爲睡樹。屬荳科植物類。

(三)沙漠的運輸動物 指駱駝而言。下文取喻女子。

(四)言語的巖石 原文爲 Rocks of Language。意謂地層下之化石還有古代表示言語的遺迹，今雖不能通曉，但尚可考見，故云「言語的巖石」。

(五)古俗的硬泥 原文爲 Clay of Ancient Custom。其義與「言語的巖石」同。謂古代之習慣風俗，於硬泥上，尚有遺迹在焉。

(六)黑暗的河岸 作者原注云：「非洲河岸，常有一百尺高，兩邊都是流沙，水在中間流過，久而久之，河床也愈深了。」

(七)小東西 指愛神 (Cupid) 而言。按西洋古來傳說，愛神狀似小兒，有翼、手執弓矢。

女子與文學

周作人

中國古來的意見，大抵以爲女子與文學是沒有關係的。文學是戰道的用具，然而吟風弄月也是一種文人的風流；在這裏邊含著極正大與極危險的兩方面。女子呢，即使照最寬大的看法，也是附屬於男子的，伊們的活動只限於閨以內，既然不必要伊們去代聖賢立言，更不希望伊們去吟風弄月，以免發生危險。『女子無才便是德，』卽是這派思想的精義。縱使不如此說，也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情。我的一個長輩曾說，『婦女做詩，只落得收到總集裏去的時候，被排列在僧道之後，倡伎之前，』可以算是這派見解的一例。

但是到了現在，關於女子和文學的觀念全然改變了。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不是生活的附屬工具，用以教訓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現爲本體，以感染他人爲作用，他的效用以個人爲本位，以人類爲範圍。女子則爲人類一分子，有獨立的人格，不是別的什麼的附屬物。我們在身心狀態的區別上，承認有男子

女子與兒童的三個世界。但在人類之前都是平等。與男女的成人世界不同的兒童，世間公認其一樣的需要，那麼，在女子方面這種需要自然更是切要，因為表現自己的與理解他人的情思，實在是人的社會生活的要素，在這一點上文學正是唯一的修養了。

★

★

★

★

現代的文學漸趨複雜，要理解他須有相當的一點訓練，這是因為現代的精神生活趨於複雜的緣故，原是不足怪的。但雖然是這樣說，從文學的本質上看來，人人有理解的可能，而且也有這個需要。女子因為過去的種種束縛，以致養成一種缺陷，不為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在這一點上，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可以有很大的效用。世界上不少女詩人女小說家，但是真能自由的發表出伊們的衷曲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約翰彌勒說，古今女子所寫關於女子的書都是諂媚男子而作，沒有把真的女性寫了出來，這也不是過分的話。今後的女子應當利用自由的文藝，表現自己的真實的情思，解除幾千年來的誤會與疑惑。但這只限

於少數有創作之才的女子，而且現在社會的因襲的禮教制裁之下，也難得十分表白的自由，對於男子還是如此，在女子自然更是爲難了。因此我們的注意不得不略偏於研究賞鑒這一方面。創作倘若是發表自己的情思，賞鑒便是承接他人的情思。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可以借用到這裏來。我們的經驗有限，不能夠感到各種複雜的心情，文學家便以他所親歷或以特別豐富的想象組成的幻景描寫出來，使我們能夠因此得到彷彿的印象：我們不會到過戰場，但看了託爾斯泰等人的小說，可以感到戰爭的悲慘，引起非戰的思想。我們對於一種不幸的人們，因爲沒有接觸的機會，往往容易發生不公平的反感，描寫黑暗生活的文藝便能夠矯正我們的這些錯誤。他們不必加上理想化，使其成爲落難的好人，只須如實的描出一個爲運命所簸弄的，同我們一樣的善惡雜糅的常人，就儘夠使我們拋棄平日的成見而發「你是我的兄弟」之歎了。這些效用固然是以現代文學爲最大，但在古文學中，我們如用寬大的眼光看去，也可以收得相似的效果。安特來夫在七個絞死者的故事的序裏說，「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別人的心

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這可以算是一句對於文學的效用的簡要的解釋。至於文學的賞識可以養成藝術的趣味，於兒童的文化教育很有利益，也是一個要點，不過那與教育相關，我這裏不能多說了。

（選自藝術與生活）

（註）（一）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

（二）安特列夫（Leonid Andreev, 1871—1919），俄國小說家及戲劇家。

少年的悲哀

日本國木田獨步著
周作人譯

『少年的歡喜倘是詩，少年的悲哀也是詩。宿在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總之，我現在想將我少年時候的悲哀之一，講給諸君聽聽。』……一個男子這樣的說。

『我從八歲起到十五歲止，養在叔父的家裏；其時我的父母都在東京居住。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個大家，有許多山林田地，家裏的男女用人，平常也總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鄉村裏過了我的少年時代，我不得不感謝他們的好意。倘若我八歲的時候同父母一起住在東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不同了罷。無論

如何，我的智識即使比現在或者更要進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從一卷威志威斯 (Wordsworth) 享受高遠清新的詩思罷。

我在山野間隨意奔走，過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腳下，近郊多是樹林，有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遠便是瀨戶內海 (Seto-uchi) 即日本內海) 的灣港。山野，樹林，溪泉，河海，都於我沒有一點不自由的地方。

我記得這是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名叫德二郎 (Tokujiro) 的用人來約我，說今夜帶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麼地方呢？」我問。

「你不必問什麼地方，無論那裏，那有什麼要緊呢？阿德帶你去的地方，沒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說。

這德二郎在那時大約二十五歲，是一個倔強的少年；原是孤兒，從十一二歲的時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裏做事。顏色淺黑，容貌整齊。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著歌勞動，興致總是很好。不但他的樣子常是高興，便是他的心事也

很正直；叔父常說在孤兒裏是很難得的，本地的人也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

「但是對叔父和叔母，須得祕密纔好呢。」德二郎說了，便唱著歌爬上後山去了。

這正是盛夏中間，月色鮮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後面，來到田間，沿著稻香馥郁的田陰走去，走上河邊的隄上。隄比別處原要更高一級，所以上了這隄，便可以望見廣漠的田野的一面。這雖然還是黃昏時候，高寒明淨的月光，漫蓋山野，田野盡頭冒著薄霧，如在夢裏；樹林含烟，彷彿浮著一般；低的河柳葉尖的積露，珠子一樣的發光。小河的末尾便是灣港了，正滿漲著晚潮。用船板拚合了駕著的橋，這時候看去忽然覺得很低，便因為水面高了的緣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裏了。

隄上雖有微風，河裏却毫沒有波紋，水面像鏡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隄，解開繫在橋下的小船的繩索，一脚跳下去；本來靜著的水面，這時候忽然起了波紋了。

「哥兒，快點快點！」德二郎催著我，便駕起櫓來。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刻這小船已向著灣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漸漸的同灣港相近，河身也漸漸的廣闊起來：月將他的清光浸在河面，兩邊的隄愈走愈遠，回顧上流，已經被薄靄遮掩，我們的船早已進了灣港了。

在這時候橫渡這湖一般廣闊的灣港的，只有我們這一隻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聲，只用了小聲唱著歌，靜靜的搖櫓。退潮的時候差不多像沼澤一樣的灣港，現在因為高潮與月光，完全變了模樣，在我看去也覺得不是平常見慣的那泥臭的灣港了。南方山影，陰暗的倒映在水裏；東北兩面的平野上，月光蒼茫，更辨不出那裏是水陸的界線；我們的小船，正向著西方前進。

西方是灣港的入口，水狹而深，岸促而高；在這裏下錨的船數目雖然不多，形狀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裝的貨物是此地出產的食鹽；此外本地的做朝鮮[●]貿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頗不少，也還有往來內海的客船。兩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據山臨水，約有好幾百戶。

從灣港的內部望出去，舷燈高高的點著，幾乎疑是星光；燈影低低的映著，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裏，看去真同繪畫一般。

小船漸漸前進，這小港裏的各種聲音也愈加聽得清楚了。我現在雖然不能將這港的光景詳細說明，但是那夜的情形還是歷歷的在我眼前，可以說個大略：這是夏夜時月明的一晚，船裏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裏的人走出門外來，臨海的窗戶也都開了，燈火在風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夾著三絃的音的喧笑的聲音從臨水的棧樓起來，很是快樂熱鬧的樣子；但包住這一幅繁華的畫圖的寂寥的月色，山影與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記。

在帆船的影底下鑽過去，德二郎便將小船在一處陰暗的石級面前停住了。

「請上來罷！」德二郎對我說。他只在隄下說了一句「請下船罷」，以後在船裏不曾開過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爲什麼帶我到這裏來；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話，出了小船。

德二郎繫了船索，也跨上石級，儘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聲，只跟在後面

走。石級寬不到三尺，兩旁高的都是牆壁。我們走完了石級，似乎到了人家的一個院子裏了。院子的角裏放著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圍著，一面的板壁上邊，露出繁茂的樹頂，似乎是一株香團樹。月光印在地上，寂然無人，德二郎暫時立定，彷彿靜聽模樣，隨即走近右邊的板壁，向裏推去；原來這裏是一個小門，那扇黑門便一聲不響的張開了。門裏面就是一座樓梯。門開的時候便聽得有脚步声悄悄的下那樓梯來。

「德爺麼？」一個年青的女人窺探著說。

「等了好久了罷？」德二郎對女人說，又回顧著我道，「哥兒也帶了來了。」

「哥兒請上來罷！你也快點上來，在這裏躲閃是不行的。」女人催著德二郎，也便走上樓梯去，只對我說了一句。

「哥兒，這裏暗呢。」他同女人已經上了樓，我沒法也只得跟著爬上暗而且狹，又頗峻急的樓梯去。

原來這家也是妓樓之一，現在女人引導我們進去的屋子是臨海的一室，憑欄

望去，不但港內的情形，就是灣港的內部，田野的盡頭，以及西邊的海岸，都能看見。但是這間屋裏，鋪著的六張蓆子已經古舊，看去不像是一間華麗的屋子。

「哥兒，請這裏坐。」女人將墊子擲在欄杆底下，又拏了香橙與各種果子點心勸我喫。打開間壁的門，那邊預備著酒菜；女人便搬了過來，同德二郎對面坐下。

德二郎現出平常沒有的懊惱的樣子，將女人所釀的一杯酒一口喝乾了，注視著伊問道，

「終於決定在幾時了？」

這女人大約十九或二十歲的模樣，臉色蒼白，彷彿一點沒有力氣，我看了幾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數著說。

「明天，後天，大後天；決定在大後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點迷惑起來了。」說著垂了頭，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這時候獨自釀酒，儘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豈不是沒有法子了嗎？」

「這雖是如此，——但想起來覺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兒，這個姐兒說死了好，你看怎樣辦呢？——喂，喂，前回所約的哥兒現在帶來了，你不好好的看麼？」

「我從先便看著呢。心想這長的真像，正佩服著哩。」女人說了，含笑向我注視。

「像誰呢？」我急忙詢問說。

「像我的兄弟，……說哥兒和我的兄弟相像，雖然是唐突的事，你請看這個。」伊從衣帶中間取出一張照片給我看。

「哥兒，這個姐兒將照片給我看，我說這同家裏的哥兒一般無二，伊託我一定帶來要看看，所以我今晚帶了哥兒到這裏來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說著話，還只是儘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來，很和氣的微笑着說：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兒你要喫什麼呢？」

「什麼都不要。」我說著，轉過臉去。

「那麼，坐船去罷，和我坐船去罷。呃，這樣好罷？」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著下了樓梯，德二郎却只是帶笑望著我們。

走下前回的石級，伊先將我放在船裏，解了船索，隨後颯的跳下船來，很輕便的搖起櫓來了。我那時雖然還是兒童，看了伊的舉動，也不禁覺得驚異。

離了河岸，回頭仰視樓上，只見德二郎靠著欄杆，向下眺望，裏面點着燈，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勢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險呢。」德二郎從樓上說。

「不要緊！」伊從下邊答應。「立刻就回來的，請你等一會罷。」

我們的船暫時在六七隻大船小船的中間，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廣闊的河面。月光愈加清寒，幾乎是秋夜模樣；女人停了櫓，坐在我的旁邊，又仰視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對我說道：

「哥兒，你幾歲？」

「十一。」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歲的時候照的；現在是十六，……是的，雖然十六歲了，但是十二歲的時候分別之後，便不會會見過；所以到了此刻還覺得他是哥兒一般模樣呢。」伊注視著我的臉，忽然伊流下淚來，在月光底下顯得伊的顏色更加蒼白了。

「死了麼？」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斷念了；分別以後，還不知道他的下落與情況呢。兩親早已死別，只贖了姊弟兩人，正是互相靠傍著過活，現在却又分散了，連生死還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帶到朝鮮去了，恐怕在這一生中已經不能再會了。」伊的眼淚沿著面龐流了下來，伊也並不揩抹，只望著我的臉低聲啜泣。

我向著河岸眺望，不作一聲，聽伊這番說話。人家的燈火映在水裏，閃閃的搖曳著。緩緩的響着櫓聲，太傅馬船開駛過去，船上的男子用了清亮的聲音唱著船歌。我在這時候，覺得在我幼稚的心裏感著說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人操着小船，飛奔而來的，卻正是德二郎。

「我拏了酒來了！」德二郎在二丈以外大聲的說。

「好呵！我正同哥兒講我兄弟的事，哭著呢。」伊正說著，德二郎的小船已經到了。

「哈哈，我也正想大概是這樣罷，所以拏了酒來了。喝酒罷，喝酒罷！我給你唱歌！」德二郎似乎已經醉了。女人拏了德二郎給伊的一隻大酒杯，注了滿杯的酒，一口氣喝下去。

「再一杯！」這回是德二郎替伊斟滿了；伊拏來又一口喝乾，呼的將酒氣對着月光噴去。

「這就好了。現在我唱歌給你們聽罷。」

「不，德爺。我想儘量的哭一場。在這裏沒有人看着，也沒有人聽見，請讓我哭罷。請讓我儘量的哭罷！……」

「哈哈，……那麼，你便哭罷。我同哥兒兩人聽着就是了！」德二郎對著我

笑。

女人俯伏著，哭泣起來，但是也不便發出大聲，所以只見伊背上抽搐，很是痛苦的模樣。這時候德二郎忽然變成一副莊重的相貌，看著伊的這情形，隨後突然回過臉去，對著山看，也不作一聲。過了一刻，我說道：

「阿德，回去罷！」

這時候女人連忙抬起頭來，說道：

「對不起，哥兒看著我哭，真無聊了。……我因為哥兒來了，彷彿已經得同兄弟會見過了的樣子。哥兒，也請你健康，快點長大起來，成為偉大的人。」伊用了悲切的聲音說。「德爺，時候太遲了，恐怕家裏對不起，你早點帶了哥兒回去罷。我現今哭過了，昨天以來的那種心裏的悶氣都已消散了。」

伊跟了我們的船，送了三四町，後來被德二郎阻止，方纔將櫓停住；兩隻小船便漸漸的離遠了。小船將要分開的時候，女人對我反復著說，

「請你不要忘記了我！」

以後過了十七年，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的記著當夜的情景，想忘記也忘記不得。那可憐的女人的容貌，至今還映出在我的眼前。這一夜裏，淡霞似的包著我的心的一片悲哀，跟著年歲逐漸的濃厚起來；即在此刻回想起那時的心情，也感著一種不可堪的，深而且靜的，無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緒。

以後德二郎因了我的叔父的幫助，成爲像樣的農夫，如今已經是兩個小孩的父親了。

那個飄流的女人，轉到朝鮮去之後，又漂泊在什麼地方，過那不幸的生活；還是已經辭了這人世，到靜肅的「死」的國土去了呢：在我固然不能知道，便是德二郎也似乎不曾知道了。」

(選自現代日本小說集)

(註) (一)東京 日本都城，舊名江戶。在本州島東岸，爲全國政治學藝軍事之中心；世界第六大會。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都市半遭傾圮，今已復興，我國有公使駐此。

(二) 威志威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人，律師子，受教於劍橋大學，浪遊歐陸，適友某卒，贈給遺產九百磅，乃遂所願移居溫得米爾湖 (Lake Windermere) 畔吟詩爲樂。所謂湖上詩人者，氏其一也。嘗與哥爾利治合著抒情詩集 (The Lyrical Ballads) 自撰散步 (The Excursion)，一哲理詩也，又作抒情短歌，文質樸實，尤爲讀者所愛，後被任爲桂冠詩人。

(三) 朝鮮位於亞洲東部朝鮮半島，全境東西南三面濱海，良港甚多。產物以米麥豆爲主，人參尤爲特產。此國本係我國藩屬，甲午中日戰後 (一八九五)，日本助其脫藩自立，改國號曰韓，清宣統二年 (一九〇九)，復爲日併。

與支那未知的友人的信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作人

我的一個青年的夢。被譯成貴國語，實在是我的光榮，我很是喜歡。我做這書的時候，還在貴國與美國不曾加入戰爭以前。現在戰爭幾乎完了，許多事情也與當時不同了。但我相信，在世上有戰爭的期限內，當總有人想起一個青年的夢。

在這本書裏，放着我的真心。這個真心倘能同貴國青年的真心相接觸，那便是我的幸福了。使我做這本書的見了，也必然說好罷。

我老實的說：我想現今世界上最難解的國，要算是支那了。別的獨立國都覺醒了，正在做「人類的」事業；國民性的謎，也有一部分解決了。但是支那的這個謎，還一點沒有解決。日本也還沒有完全覺醒，比支那卻已幾分覺醒過來了；謎也將要解決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為我不知道，也說不定；但我覺得這謎總還沒有解決。在國土廣大這一點上，俄國也不下於支那；可是俄國已經多少覺

醒了，對於人類應該做的事業，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已經做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樣，還在自此以後，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後。我想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也有點可怕，但也有點可喜。我想青年的人所最應該喜歡的時候，正是現在的時侯。諸君的責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這正是現在了。

在現今的獨立國的中間，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國了。雖然受了外國的作踐，像埃及、希臘、印度、那樣的事，不至於有罷。我覺得支那的少壯時期，正在漸漸的回復過來了。我想，如諸君蓬勃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時候，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世界的」再生的時期了。人類對於這個時期，懷着極大的期待。想諸君決不會反背這期待罷。

「落後的往前，在前的落後了。」第一落後的俄國，現在將第一的在前に了。更落後的支那，到了覺醒的時候，怕更要在前に罷。但我絕對的希望這往前的方法，要用那人類見了說好的方法纔是。

倘是再生了，變成將喜代了恐怖，將愛代了憎惡，將真理代了私慾，做到世間

方來的進步的國，我們將怎樣的感謝啊。我們也爲了這事想盡點力，想做點事。我希望，因了我做的書譯成支那語的機會，就是少數的人也好，能穀將我的真心同他的真心相觸。我希望，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我的喜悅便是他的喜悅，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將來能爲同一目的而盡力的朋友。

我的敲門的聲音，或者很是微弱；但在等着什麼人的來訪的寂寞的心裏，特別覺得響亮，也未可定。

我正訪求着正直的人，有真心的人，忍耐力很強、意志很強、同情很深、肯爲人類做事的人。在支那必要有這樣的人存在。這入必然會覺醒過來。

這入就是人類等着的人，或是能爲他做事的人罷。恐怕這入不但是一個人，或者還是幾萬個人合成一個的人罷。不將手去染血，卻流額上的汗；不借金錢的力，卻委身於真理的人！

我從心裏愛這樣的人，尊敬這樣的人。

在支那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正同有很好的入存在一樣。我敲門的微小的聲

音啊，要幫助這人的覺醒，望你有點效用。

我希望這事。

一九一九，二一，九，武者小路實篤。

(註) (一)一個青年的夢 係作者所著的劇本，由魯迅譯成中國文，載在新青年，後又刊行單行本。

(二)歐戰 公元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戰發生，至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加入戰爭；是年八月，我國亦加入戰爭。

(三)支那 即 China 的音譯，外人常用以稱我中國。

(四)國土廣大俄國不下於支那 按俄國在一九二三年未改建蘇維埃俄羅斯聯邦國以前，面積跨歐、亞二洲，為東半球第一大國。

(五)埃及 埃及在一九二二年未恢復獨立以前，其政權全操諸英國。

(六)希臘 希臘在一八二九年以前，嘗為土耳其所併吞。

(七)印度 印度自十九世紀中葉後，全部為英國所佔領。

苦雨齋的一週間

周作人

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牛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卽寄與季谷。午，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

苦雨齋的一週間

(第五六四號)

一

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畢，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爲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末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

二十八日

陰。上午，啓無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爲作序。嗣羣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階。十時頃，啓無平伯嗣羣共僱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二十九日

雨，後晴。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

——選自現代——

(註) (一) 廣陵散 琴曲名。晉書：「嵇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

(二) 焚椒錄 遼王鼎作，爲遼文學僅存數種中之一。

苦雨齋的一週間

(第五六四號)

三

一茶旅日記

日本一茶作 周作人譯

二十七日陰，買鍋。

二十九日雨，買醬。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橋下。

九日晴，南風。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菴前板橋被人竊去。

二十五日雨。所餘板橋被竊。

(節錄日記與尺牘)

爆竹

周作人

讀葛理斯●的人生之舞踏 (Havelock Ellis: the Dance of Life) 第一章裏有這樣的一節話。

「中國人的性格及其文明裏之遊戲的性質，無論只是遠望或接近中國的人都是知道的。向來有人說：中國人發明火藥遠在歐洲人之前，但除了做花炮之外別無用處。這在西方看來似乎是一個大謬誤，把火藥的貴重的用處埋沒了；直到近年纔有一個歐洲人敢于指出「火藥的正當用處顯然是在於做花炮，造出很美麗的東西，而並不在於殺人」。總之，中國人的確能够完全了解火藥的這個正當用處。我們聽說，「中國人的最明顯的特性之一是喜歡花炮。」那最莊重的人民和那最明智的都忙著弄花炮；倘若柏格森●著作——裏邊很多花炮的隱喻——翻譯成中國文，我們可以相信，中國會得產出許多熱心的柏格森派來呢。」

爆竹

竹

(第五六八號)

一

火藥正當用處在於做花炮，喜歡花炮是一種好脾氣，我也是這樣想，只可惜中國人所喜歡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即進一步說，喜歡爆竹也是好的，不幸中國人只喜歡敬神（或是趕鬼）而并不喜歡爆竹。空中絲絲的火花，點點的赤光，或是碎筍^⑤的聲音，是很可以享樂的，然而在中國人却是沒有東西，他是耳無聞目無見地只在那里機械地舉行祭神的儀式罷了。中國人的特性是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徵。只有小孩子還沒有麻木透頂，其行為稍有不同，他們放花炮，——雖然不久也將跟了人學壞了，此時却是真心地賞鑒那「很美麗的東西」，足以當得禱理斯的推獎的話。這種遊戲的分子纔應充分保存，使生活充實而且愉快，至於什麼接財神用的「鳳尾鞭一萬頭」，——去你的罷！

花炮的趣味，在中國人裏邊可以說是已經失掉了，只是「熱心的柏格森派」——以及王學^⑥家確是不少，這個豫言禱理斯總算說著了。甲子年立春日，聽了一夜的爆竹聲之後，于北京記。

以上是一篇舊作雜感，題名是「花炮的趣味」，現在拏出來看，覺得這兩年

之內有好些改變，柏格森派與王學家早已不大聽見了，但爆竹還是仍舊。我昨天「聽了一夜的爆竹聲」，不禁引起兩年前的感慨。中國人的生活裏充滿著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徹夜燃放那驚人而趕鬼的爆竹時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這力量又這樣大，連軍警當局都禁止不住。我又不禁感到一九二一年所作中國人的悲哀詩中的怨恨。

「我睡在家裏的時候，

他又在牆外的他家院子裏，

放起雙響的爆竹來了。」

(註)

(一) 講理斯

英國現代科學家。為性的心理學之建設者。

(二) 柏格森

法蘭西現代大哲學家，其學毫無依傍，純由自身體驗而推衍之。

(三) 碎旬

碎，音父乙，陰平；旬，音尸又乙，陰平；碎旬大聲也。

(四) 王學

明王守仁之學派也，亦稱姚江學派，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其學以良知良能

爆

竹

(第五六八號)

三

光新活葉本文選

爲主。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

驚山魘以爆竹

李歐鄰人仲度爲山魘所祟。歐教之設
爆竹數十竿，如除夕事，妖遂止。

（選自異聞錄）

山魘犯人則病，獨惡爆竹之聲。

（選自荆楚歲時記）

小河

周作人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耒^①，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②，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小河

(第七二九號)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只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小河

(第七二九號)

三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痠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選自過去的生命)

(註) (一)耒 耒耜，農具，柄之曲木曰耒端，其刃曰耜。

(二)堰 即阻水之土埂，石築之隄岸亦有稱爲堰者，下文所說之石堰是也。

小河 (第七二九號)

五

小河

朱湘

海是我的母親，

我向伊的懷裏流去。

一日，

伊將抱着我倦了的身子，

搖着，

哼着催眠的歌兒；

我的靈魂將化爲輕雲，

飄飄的騰入空際，

——而又變形的落在地上，

被伊的愛力吸落到地上了。

陰陰春雨中

遠處的泉聲活活了。

(選自夏天)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周作人

一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麼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課，到了第四院時知道因外交請願停課，正想回家，就碰見許家鵬君受了傷逃回來，聽他報告執政府衛兵槍擊民衆的情形，自此以後，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到了現在已是殘殺後的第五日，大家切責段祺瑞賈德耀，期望國民軍的話都已說盡，且已覺得都是無用的了，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認定這五十多個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結果一定要比滬案壞得多，這在所謂國家主義流行的時代或者是當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徹底查辦這句夢話拋開，單獨關於這回遭難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第七六六號）

一

的死者說幾句感想的話。——在首都大殘殺的後五日，能够說這樣平心靜氣的話了，可見我的冷靜也還有一點哩。

二

我們對於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對於無論什麼死者我們都應當如此，何況是無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還是我們所教過的學生。我的哀感普通是從這二點出來，熟識與否還在其外，卽一是死者之慘苦與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括之破壞，三是遺族之哀痛與損失。這回的死者在這三點上都可以說是極量的，所以我們哀悼之意也特別重于平常的弔唁。第一件則是惋惜。凡青年夭折無不是可惜的，不過這回特別的可惜，因為病死還是天行，而現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毀壞青春並不一定是最可歎惜，只要是主者自己願意拋棄，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東西，無論是戀愛或是自由。我前幾天在茶話心中裏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無所愛惜。」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裏，這是我所覺得太可

惜的事。我常常獨自心裏這樣癡想，「倘若他們不死……」我實在幾次感到對於奇蹟的希望與要求，但是不幸在這個明亮的世界裏我們早知道奇蹟是不會出來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到不能相信奇蹟的不幸來了。

三

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不幸女師大的學生有兩個當場被害。一位楊女士的尸首是在醫院裏，所以就搬回了；劉和珍女士是在執政府門口往外逃走的時候被衛兵從後面用槍打死的，所以屍首是在執政府，而執政府不知怎地把這二三十個親手打死的死體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拏去，女師大的職教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纔算好容易運回校裏，安放在大禮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時棺殮，我也去一看；真真萬幸我沒有見到傷痕或血衣，我只見用衾包裹好了的兩個人，只餘臉上用一層薄紗蒙著，隱約可以望見面貌，似乎都很安閒而莊嚴地沈睡著。劉女士是我這大半年來從宗帽胡同時代起所教的學生，所以很是面善，楊女士我是不認識的，但我見了她們兩位並排睡着，不禁覺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見我的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第七六號)

三

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歲了；好像是我的現在的兩個女兒的姊姊死了似的，雖然她們沒有真的姊姊。當封棺的時候，在女同學出聲哭泣之中，我陡然覺得空氣非常沈重，使大家呼吸有點困難，我見職教員中有鬚髮斑白的人此時也有老淚要流下來，雖然他的下頷骨亂動地想忍住他也不可能了。

這是我昨天在京副發表的文章中的一節，但是關於劉楊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寫了，所以抄了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師大追悼會，我胡亂做了一副輓聯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闥，親朋盼信。

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記念死者。民國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之後五日。

（選自澤瀉集）

（註）（一）三月十八日 一九二六年是日，北京學生約二千人開國民大會並向段祺瑞執政請願，爲

段執政之衛隊槍殺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語絲第七十二期出有專號紀念之，執筆者除周作人外，尚有林語堂、魯迅、朱自清（本文選第七六四號）等。

（二）劉和珍女士 女師大學生，爲人和順，熱心公益，英文甚佳。林語堂有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一文詳記之，收入剪拂集。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第七六六號）

五

無花的薔薇

魯迅

1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會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2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3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爲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4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5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話，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爲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選自語絲）



82

211031

